

四月·我們

憂 淡 俊 慧 偶	草 盛 發 樺 零	慧 陳 游 丘 林	適 孟 牧 梅 峰	蕭 冰 林 古 秋	艾 谷 華 天 朝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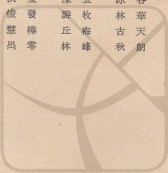


海鷗出版社出版

865.73/YC
M150D8031

四月 · 我們

憂	草	慧	適	蕭	艾
淡	瑩	陳	孟	冰	谷
俊	發	游	牧	林	華
慧	楊	丘	梅	古	天
馮	零	林	峰	秋	朗



海鷗出版社出版

四月·我們

編輯者： 柢 鄉 文 社

出版者： 海 國 出 版 社

香港九龍彌敦道九十七號七樓

印刷者： 大 衆 印 刷 公 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九四七號

星馬總代理：

永 聯 書 報 發 行 社

WENG LEAN PRESS CO.,

45, STATION ROAD,

BUKIT MERTAJAN, P.W.

一九六二年六月初版 定價港幣二元一角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 次

散 文

蔣 草

一段年青的日子..... 1

雨..... 2

一顆太早淚落的星..... 4

咖啡與..... 7

蔡 達

漁村碼頭..... 9

果花及其他..... 11

螢。含羞草..... 13

淡 紫

紅豆的懷念..... 17

星星..... 19

泳 谷

江湖山上..... 21

帶你訪江沙王宮..... 22

烏鴉..... 23

詩 歌

羅 又

自然，青年，遠處..... 27

鳳 雲

熟了，自然會落下..... 33

一個告示	34
------	----

別讓心河起風啦！	35
----------	----

在荒地幽靜	36
-------	----

雙 樓

夢跡	37
----	----

太陽照著美麗的田園	38
-----------	----

尋	39
---	----

和童者的微笑	40
--------	----

海灣，默想	41
-------	----

請別為我唱晚歌	44
---------	----

在甘榜的夜晚	45
--------	----

丘 壠

邂逅	47
----	----

詩人	48
----	----

讓我愛	49
-----	----

在升旗山上	50
-------	----

無名的小屋	51
-------	----

最後的離歌	52
-------	----

古 天

喜氣洋洋的太陽	53
---------	----

細雨黃昏	54
------	----

農村之晨	55
------	----

希望和翅膀	56
-------	----

小 說

陳 孟

手錶	57
----	----

那一天晚上	58
-------	----

遊 牧

活神仙	63
-----	----

生與死	66
-----	----

俊 姿

高攀	71
----	----

俏麗	74
----	----

林 綠

戴黑眼鏡的女人	79
---------	----

秋 朗

賭債	83
----	----

林 峯

不幸者	89
-----	----

過禮	92
----	----



憂草，是一個坦率熱情的青年，他的詩和散文，讀來如集中海的波浪，洶湧而至，有一股迫人的沖激。偶而也寫小說。

他的第一本散文選集「風雨中的太平」，經已問世，很受人激賞。而第一本詩集也快出版了。

一段年青的日子

幼稚的夢幻破滅，心靈在期望中成長起來，舞着輕快的旋律，步伐是多麼奔放呵！你是我年青的朋友，就會了解我閃光驅子所顯示的意義；當沉思時，請你唱一首豪放的歌吧！

像飛出狹籠的鳥兒，翅膀拍出一身輕快，我的青春的年代呵，叫我歌唱，跳躍，激動又不安！

這時候，年青的心是一團火，一面使老人墮進回憶的熾火——比野火更熱烈，比爐火更紅亮，比太陽的火更射耀着光芒呵！

朋友，呼喚吧，

青春，青春！

夏日我們去游泳，春夜來讀詩。

在深藍色的海洋邊，由青春去隨波逐浪，去同海燕齊飛翔。陽光明亮，一直照進了心房，我像海上的打漁人，用哄亮的聲浪向同伴喊道：「有風呵，正好揚帆！」

你可曾注意，海洋是陽光下的草原，一個波浪是青春一次的跳動？要寫詩麼，來到樹蔭底下，我要出一個題目了，就是：

青春，青春！

露營在海邊，黑沉沉的是無邊的海洋，亮晃晃的是燃燒的營火，火熱熱的是年青的心呵！唱完歌，講完了故事，我們來喧嘩吧。普希金，噢，普希金呀，你火熱的詩句流熾着我們的心，每個人的感情快要像山洪爆發了！

於是，昏明光線下，有一個伙伴輕聲在嘆息。都要他說出心裏的話，大家都默下來。他真有他的煩惱呢，那個大眼睛的姑娘誰不為她揚起感情的波浪？唉，還要好心為他構起愛情軍師的招牌。明天會有好成績的，大家都笑了起來，說一句安慰的話。

久，我們都珍惜着，把這段日子寫在心靈的譜上，有時夢中也會喊出：

青春，青春！

——一九六一年夏天

海

對於海，我有深隊的愛戀。

很小的時候，在幼小的心靈裏，海便似童話中的仙女般誘惑着我，給了我豐富多彩的想像；因為我沒有見過真正的海，我童年時所接觸的都是青山、綠樹。

歲月消逝了，年紀也逐漸增加，心情隨着有很大的變化，可是對海的感情我源是有增無減。說起來也可笑，當擺弄了洋娃娃和玩泥沙的遊戲，自己懂得一點點事情的時候，我還沒有機會去與海相見呢！生活在簡陋的，靠山的小鎮，聽慣了呼呼的風聲，日子在心靈裏塗寫了「寂寞」兩個字，使我更是思念海，想像着海的寬闊了！

我，對海起了相思！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濃郁、野孩子般的感情蘊藏在心底，孩子們的愛戀就是那麼死心塌地，那麼單純。沒有煩惱看過海。可是我的心裏，越是深深地，偷偷地愛上海了。

第一次見到真正的海，感情是很複雜的，有着難以形容的喜悅和興奮。記不起是哪一年了，我只記得，父親帶我旅行懷城時，我第一次見到海，見到碧藍的印度洋的海水。

那次，生命彷彿是充滿光采一般，我在渡輪舷口四望，藍的天，藍的水，那麼寬闊的海呵，使我感到驚喜。我想，那時候的心情是與公元前四〇一年戰敗的希臘人一樣的；當他們退却到望見黑海時，不禁齊聲高喊：「海呀！海呀！」這一聲，是興奮，也是歸奇！

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對海的感情更是根深蒂固了。海有一種神奇的魅力，緊緊地吸住了我，使我產生了一種崇拜的心理。

海，是那裏寬闊的沒有邊際，就像天空一般地伸展到不知的地方去，孩子的心為這產生疑問。但，始終我是沉默地在思索。那個時候，我還不曾了解海呢！

樟柳嶼的海是美麗的，年青的日子裏我是被她深迷的。這段日子是我生命史上，最美麗的一頁；年青的情感就像燃燒的烈火一般，樟柳嶼的海不知有幾深，我的愛情也一樣不知有幾深呵！

求學時期，企望望着假日的來到。假期畢竟是好動孩子心上的春天。是的，在丹絨武登海灘，我們就不知度過了幾個黃昏和夜晚。沙灘上的足跡很快就被浪濤沖洗，可是我們心上的記憶不是。歲月浪濤所能沖洗的，我懷念着那些笑聲四傳的日子，這樣，便感覺到自己還是年青的。

我原是一個愛靜的孩子，但却愛上浩蕩的大海，想借機會去傾吐心裏的憂鬱，所以我參加了很多次海濱的野餐會。在丹絨武登，這個迷人的海濱，夜晚的別墅熱鬧得似春天的聯歡大會，人聲，歌聲，昏暗燈光下看着翩翩起舞的同伴，我發覺自己是多麼孤獨呀！於是我就偷偷地溜到海邊去。

有時，海是平靜得似春天的草原，黑茫茫的一片裏閃爍着幾盞漁火，天上有美麗的星兒，景緻是幽美的。我輕步走來，而對着黑色的靜海深深吸了一口氣，便在沙灘上坐了下來。天上，人間，是多麼靜和，多麼安靜呵！我的靈魂也隨舞起來，去追尋遙遠的一點光亮。我，沉入了一個幻想的世界。

這時候，我愛上了海的平靜，愛上了海的和諧。在我日子裏，以後我就像海一般靜靜觀賞世間的變化，以海的涵養去應付這光怪陸離的社會。

有時，眼前是一個翻騰的大海。黑茫茫之中彷彿有千軍萬馬的呼號，高高的浪頭向海面撲倒，嘩啦啦地咆哮着，前呼後應的，浪後推前浪。

——海呀，怒吼的海呀！憤怒的浪濤呀！是不是世間有了太多的激蕩？是不是，這就是埋葬的時候了？

年青時，我你會這樣想的。

在南方大島上的生活，我像是被緊縛住的飛鷹，生疏的土地和陌生的險阻，叫我感到了深的痛苦。遠離家鄉的孩子呵，心是寂寞的。幸好，我

居住的地方，與海只有隔兩條街道的距離，我的痛苦和思念，我的老朋友海呵，給我分擔了。

我這樣的生活，使我認識了海的偉大。今天，假如我有一句驕傲和榮幸的話語，我便要說：「我愛海，我還了解海呢！」

那時候，愁悶是經常在夜晚煎熬着我一顆孤獨的心靈，在那些又是炎熱又是吵鬧的夜晚裏，我只有一次一次踽踽在海濱的草地。

海，慰藉着我的痛苦，海風吹散了我的煩惱。在海附近，沒有了喧囂的聲音，沒有了狎弄的，可怕的臉孔，我便彷彿回到了孕育我的故鄉了。

今天，我是多麼了解從前千萬顆希臘人的心，我也要學那些著名的希臘人，高聲呼喊：海呀！海呀！」

一顆太早殞落的星

沒有一次思念不是很熱的！

但沒有一次不能不思念！

夜晚燈下的懷念，是情感最盈滿的時候；而且更感到痛苦煎熬的空虛，當蛙一聲夜鳥飛去，禁不住要問：幾時天才亮呢？

我自信，我是一個感情瀟灑的孩子，在山腳下度過青春的歲月，所以我愛在黑夜裏引吭高歌，舒發內心深層所說不出的話。

那是一個希望！

那是一個憧憬！

一個期待，一個燃燒的年青的心呵！

在沉沉的黑夜裏，人們都酣睡在夢鄉，眼睛閉着，在為片刻的歡悅而欺騙自己的意志微笑着。

於是誰要聽夜半的歌聲？

貓頭鷹得意地在叫，黑黢黢的叢葉中閃出了像鬼火般的眼睛。

像一陣幕地上揚起的暴風雨，摧殘了多少嫩枝幼芽，裏邊有多少紳士

的輕蔑眼光，有多少嘈雜的囁語，射向一個無辜的靈魂！

記得拜倫揮手向海岸告別的沉重心情麼？也是否不曾忘記，果戈理火燒草棚時的痛苦？

我走了！其實一顆心，那時候是載得太過沉重了，反而擠不出一滴淚水來！

只有笑，苦澀的笑！

——這，原是變態的心理呵！可是，告訴我，又有那一個不曾麻木的人沒有變態！

就這樣到了繁華的島城。汽車，霓虹燈，瘋狂的音樂，又笑又哭的人們，震蕩了我的神經，使我迷亂了！

——罪惡向我們招手呀！

可是却意料不到碰到這個年青人，因為那是多麼不協調的一個地方，就像在垃圾堆裏發現一張潔白的紙一樣！

他才十七歲啦！這麼輕的年紀。我，有些輕視他了，我想，一定是個乳臭未乾的小伙子，像雪一般純潔的心和思想，也像睡去的人般無知混沌。

可是，我不得不驚訝，多麼成熟或者可以說是老成的思想從他的言語中傳達出來。

「你愛海嗎？」他說，「海是多麼浩瀚呀！這裏太苦悶了，一切。我願意赤裸裸地跳進海裏去，把一切都洗淨了，讓身體和靈魂一同隨着海上的月光昇華！」

「呀！你說的是生活苦悶嗎？」

「是的，難道生活不苦悶？」

我只好靜默了。他卻誤解了我靜默的意思。

「生活，生活。吃飯，睡覺，看戲，遊玩，這就是全部生活的意義！」

……接着我們的友誼開始了！彷彿兩個人都領悟，忘却一切就是最大的幸福。這段生活的確是多姿多采的，我們騎腳車到處蹣跚，躺在草地上數星星，下雨的時候，我們就喜愛曝露在天空下下雨；或者乘着月光的船，一同誦吟拜倫的詩篇。

「我真希望能寫詩，」一天，他突然說。

「寫詩？怎麼你又有這個念頭呢？」

「詩是美麗的，它是純善心靈發出的聲音；我太喜愛它了！」他入神地彷彿是自言自語。

「可是，世界並不美麗的呵！」我殘酷地提醒他說，「而且人們在放棄著詩！」

「放棄？」

「是的。」

這下，他靜默了。我們都在悲痛！

以後，他變得很憂鬱的，有時候幾乎整天都不說話，而且很消瘦，就像一個病人似的。我勸他去看醫生，勸了幾次，可是他卻不去。他變得頑固和乖戾。

「我知道，我沒有病呀！」他說，「說有病，就是精神和靈魂上的病。」

「怎麼說呢？」我莫名其妙地問道。

他嚴肅地說：「我寫詩了，可也失敗了。你的話是對的！」

顯而易見，他是受了很大的刺激。我幾乎在他面前痛哭起來。我說道：「不！不！我是在關心你的，人們並沒有放棄詩，它永遠要受人們歡迎的！你努力寫，你會成功的！」

「這不是詩存在的問題了！這是人心的試驗呀！不敢接受詩，不敢看詩的人是很多的，這就反映了我們的社會。」他帶着很大的痛苦似的，繼續說，「這裏儘是虛偽，欺騙，人在吃着人呀！所以沒有詩了。因為詩要揭開他們的假面具，要說出心裏的話！」

我又沉默了。

一年之後，他死了。還不到十九歲呀，就像一顆星般凋零。

我的思念不像是痛苦的麼？

咖啡攤

這是近年來的事，在生活及感情上我有了極大的變化；這個喧鬧而曾使我在山城夢想過的都市，開始給了我那麼多厭惡，使我那裏都不想去，却深深地喜愛了路旁印度人的小咖啡攤。

咖啡攤永遠保持着古老簡陋形式，在一年前我生活的山城，也有許多類似的印度人的攤子，賣着芬香的咖啡。每每，我像一個落難的流浪漢，會坐到咖啡攤上，叫一杯熱烘烘的咖啡，想着。

我想着這寂寞的人生，我想世界是那樣的廣闊，那南方的小島是不是夢中的樂園呢？在山城的咖啡攤上，我暗自思量，做一個遊子吧，為什麼要被情感的絲線繫縛在這裏呢？

終於，我來到了這個熱鬧的小島，懷着許多美麗的憧憬。但是我怎又會料到呢，這不出生活的鬧子，我仍如以往一樣寂寞的坐在路旁的咖啡攤前，而且多添了一份抑鬱！

這來，我愛上這印度人的咖啡攤，我愛它的簡陋，愛上它有自由的空氣；這裏沒有拘束，誰也可以放縱來大聲說笑。實在的，那些不必要的禮貌與紳士風度，是早就丟掉了的。

或者是我的敏感，或者是我眼睛的銳利；或者是我來脫山城的野孩子氣，我看不慣帶着詭媚的笑臉，在背後却散播可恥的謠言；那些斯文的正人君子，在黑暗中偷換着可咀咒的勾當。我覺我自己是更孤獨了，當我要解脫虛偽的客套。

在小小的咖啡攤上，有許多可觀的險境；那是被陽光曬黑的臉龐，他們用樸素的語言來談論真實的生活和遭遇。

這裏沒有虛偽的謊語，沒有強裝的笑臉。在這裏，我們的貧窮使我們的心相連，誰也不會輕蔑誰；一杯咖啡，更縮短了彼此間的距離。

在這個講究禮節虛偽社會，我更深深地愛上了咖啡攤！

——寫於一九五九年十月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修改



慧 適

慧適，聰明又勤奮；所寫的詩，富於音樂性，朗朗上口，散文更見文采，流麗而不浮華，頗有何其芳和魯白野二位先生的作風。也寫小說。

他的第一本詩集「我的牧歌」和第一本散文集「海的召喚」，在排印中。

漁村碼頭

一道不大不小的柏油路，像一條少女頸上的項鍊蜿蜒地在椰林裏穿繞，然後又在平坦的水田上繞幾個圈子，便抵達了一座古老，恬靜的漁村碼頭。

在一個短暫的假期裏，我便是這樣的搭了風塵僕僕的巴士車，爬呀爬地闖進這個小小的漁村來，重新見到這座歷盡風雨的碼頭。剛從巴士車廟望出來的第一眼，我就覺得時間彷彿倒退了好幾個世紀。這個只有一條街的漁村，在晴亮陽光的普照下，在疏疏落落的椰林裏，却有一番單調，粗獷的美麗。天質無愁的孩子們，赤裸着上身跟我在後頭耍笑；漁夫，漁婦那種古銅色而略略帶着憂鬱的臉輪，令人有一番親切的感觸在心頭。

走過一小段熱燙腳底的泥沙路，碼頭便猶如一個蒼邁的老人，跑入了我的視覺領域。陣陣湧起的魚腥和泥臭，伴着逆風迎面向我撲面過來，海在木柱底下叫嘯了，宛如歡迎一位新入伍的夥伴，帶着一顆至誠的心。

對於這個趕不上世紀的漁村碼頭，我沒有絲毫的陌生，只是多年久違了，心靈上反而有說不出的激動。可不是麼？碼頭如今已經不太年青蓬勃了，而且開始有些凝春與龍鍾的趨向；童稚時愛就愛鬧的友伴，此刻已長成為沉默，憂鬱和穩重的捕魚人；年邁的一輩，也早就在潮升潮落裏，悄悄的辭別了憂患的座賓。我緩緩地駐着步，想到許許多多的往事舊夢，便彷彿像迷失方向的夜舟，幾乎忘了此行的目的；我是多麼健忘而又難忘呵！

沒有人前來打擾我，也無人冒昧和我交談，我唯有孤獨地在漁村碼頭上踟躕同思想。一張張迎風颯曳的潮濕漁網，放掛在木架上曝曬太陽。舉目遠矚，好像一頁頁枯黃的楊葉，貼緊在蔚藍，廣漠的蒼穹上，搖呀搖的，但她不會颯落下來。

把我從沉思探測裏振回來的，還是倚打着我臉上的小冰塊，涼冷冷的，有如雨後屋簷的殘滴。我加速步伐跑前去，只見四五位罵着笑着的漁夫，用結實的手臂高舉重重的木槌，使盡力氣在敲碎冰塊，準備冰凍運往

外埠的魚。再細心觀察斑駁的地板木壁，我便感著有一部苦難的歷史可寫，要記錄他們辛酸的遭遇，並且描繪下每個向生活抗掙的英雄臉形。

在碼頭陰翳的一角，開設著一間狹小而簡陋咖啡攤。我看見許多乘風破浪歸來的年老捕魚者，在裏邊喝著濃濃的咖啡，談論著當天發生的新聞，甚至也有在靜穆中抽著土製的煙絲，讓嫵媚的白煙撩起他們憂鬱的遐想。垂著長長鼻涕的孩子，珍惜他們好不容易得到的五分錢，在咖啡攤前徘徊不去。

那一夜，我下榻在雄的家中，跟著他靜坐在漁村碼頭上，等待天幕中第一顆星星的出現。漁村的夜是寧靜的，和平的，那一條孤單的街，一早就在黝黑中投入夢鄉了。碼頭旁邊的漁船，一隻緊接另一隻地，彷彿是一羣笨重的黑水牛；風對它們吹，浪衝向它們恣意戲弄，但它們卻似麻木的黑岩，一點兒也不理解他們的風情。海的靜謐一面唱著柔情的夜歌，一面敲打向木欄與堤岸；我靜靜地眺望閃爍的星點，隔岸島嶼上跳躍的烽火，於是便沉溺在美國的海的故事裏，幻想會唱歌的美人魚公主，藉篇中所描述的金色海螺……。可是，誰也沒有預料到來！對著這美麗的大海，柔和的星夜，遂輕輕的歎息了起來。我原是理解漁人的憂鬱和痛苦的。我知道他正想心事，不知明早有無大魚可捕；不過，我一直都保持著沉默。在這當兒，委婉的言語，是何等的多餘和無用啊！

次日一早便睡不著了。天氣很涼冷。厚厚的早霧縮短了人們的視線，使我的心靈很陰晦而沉鬱。趕去碼頭踱步時，我才知道捕魚的行列，早就衝破霧紗，去掀啓生活的序幕了。近著堤岸邊的海只有溫靜，這可令我非常沮喪，因為我竟比捕魚者晏起了好幾句鐘呢。雄自然沒有去捉魚，打算陪我到附近去踏踏。

可是，黎明湧入漁村碼頭後，我發覺到椰林的天宇很整美，孩子們圍繞著在沙床土認真寫字，於是便決心早乘車回去，以期儘早完成未了的工作。我將歸意告訴雄，他感著十分意外，並埋怨我不留戀久遠的漁村碼頭。我只留給他一個無言的微笑，然後就跳上風塵僕僕的巴士車，宣誓要向那辛勤的捕魚漢看齊，擁有堅毅，不妥協的生活態度。

歸來後的日子，我一則也不敢鬆懈自己，每逢寧靜的星星之夜，或見沙沙漲潮，漁火隱約的大海，我總沒法淡忘這份純美的記憶——我虔誠

地為雄的生活祝福，為著遇與難暮的漁村碼頭，以及善良，勇奮的漁民祝福！

（六一年九月十日寫）

果花及其他

果花的謝落

我深深的懷念著四月天，一個清晨，我踐踏著綴滿野花的原野，搖落了晶瑩透剔的早露到果園去。吹著輕快的口哨，我興奮地躡躡在萊薔樹下，回想起在不遠的遙往裏，曾經有一大羣志氣磅礴的夥伴，如何把活潑，幸福的氣氛聲榮統在枝葉間，如何把年青樂觀的樣子，散插在我憂鬱的心田上。如今，陽光燦亮得像密放金花，散灑在枯葉巧枝堆砌的土地上面。葉子是更加碧綠了，只是前些日子綻放的果花，却早在時間的河流中飄落，墮下千萬顆新綠的小果實，隱藏在密密的葉叢中，遠遠避開狂風暴雨和烈日，而接受母愛偉大的蔽護。

我不期然地，躍向果園地上的枯葉殘樹，想起歷代坎坷的詩人，常在暮春裏感嘆著花的謝落。走過了小木橋，諦聽著淙淙的流水，我又記起偉大的預言：說在橙金色的成熟季節裏，將有繁榮滿枝的果實，洋溢著誘人的誘惑。

同時，我也在詛咒自己，為什麼不看林園中斑駁多姿的日影？為什麼不沉醉於樹間悅耳的鳥鳴？而偏偏去輕視果花無聲的謝落？而偏偏去默念正在趕著生活的道路的夥伴呢？

「讓該幻滅的早幻滅，該新生的都勇敢長茁吧！」一位摯愛的友伴送給我這句話，在臨別的星夜裏，彼此的心靈急促地跳動著。之後，我也不知將它重複了多少遍，尤其是四月天裏的一個晨早，我在清爽，蔭涼的果園中獨步的當兒。那天，我踐踏著綴滿野花的原野，搖落了晶瑩可愛的早露到果園裏去，要學習嫩果昂掛在枝幹上，去企待一個更快樂的收成晴天。

生活·愛

在十分年青的日子裏，要真正生活得積極，要切實愛得勇敢，這是一件多麼動聽，而又不太容易的事呵！

生活猶如在黑暗中摸索，有着許多的困難與障礙。有時，苦於自身的能力薄弱，支持不住疲憊的身軀；有時，又憂愁沒有知心的伙伴可吐胆，鼓舞不起那曾受打擊的心。偶爾，也像孤獨地踟躕在沙岸上，徒然眺望着彼岸星星的光輝而憂鬱，而啞啞感歎。

愛是一束嬌柔的花朵，有時由於羞怯而不敢攢摘，更不敢說去採摘。有時候勞動過後，徘徊在百花幽香的園圃中，心坎中猶留着一份墜荒的勇氣；不過卻又擔憂採折後，那美麗的花瓣會無情凋落，心靈上要多負荷另一種沉重的懺悔。

爲着愛，我生活得格外痛苦，但倒充滿着意義。爲了生活中有絲絲的溫暖，寂寞的生命能够豐富而且多樣化，我強烈地祈望着如陽光一樣和煦的愛。可是，實際上我的生活往往是在苦難中踟躕着的，我的愛情也同樣孳孳着苦澀與不幸。太多的折磨，過份的苦楚，曾經使我產生了過人的自卑啊！

但此刻，我是一株南方的稻稈，常來的風雨折磨不了我，反而協助我伸直了腰肢。當一場狂暴的風雨平息後，我又嚮往於富麗的海燕，俯瞰驚濤駭浪，爲着實踐構圖的理想。同時，我更感動於長夜裏的星點，終宵在痛苦中守候着，他那憂憂的悄悄低語。

咖啡座

說實在的，我最喜歡夏天街旁的咖啡座，因爲它有茂密的木櫺，涼爽，而且淨樸寧靜。在我熟悉的幾個市鎮裏，都擁有這麼一個形式簡陋，而却充滿詩情畫意的咖啡座。就中最使我鍾愛的，是M埠的那一間，植種着許多黛綠色的七里香，座內有淡淡的清香。

有時候，跟着一大批青年的伙伴，嘩嘩嘩地似狂瀾的浪潮，把整個寂寞的座中空氣，注滿了活躍的生命力。不過，我孤獨走進咖啡座的水數比較多。每每，我走過個人而炎熱的夏天的街，便藉口避過這座涼的咖啡

座來來暫坐。來的間數多了，老板也稔熟了起來，往往總會將我喜歡的飲料端上來，一點也沒有擾亂到我靜靜的沉思。

通常我要讀讀當天的報紙，看看有無一兩則教人興奮的新聞。記得有那麼一次，我在混雜的人海中受了委屈，便藉報紙來阻擋人的視線，而實際上，我是在沉默中發呆的。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每逢這時刻，我就會憶起童稚裏漫遊戈的蒼鷹，不然便是少年時期的漁船，擱在沙灘上曝曬着寂寞的陽光。想到悲傷之處，眼淚便不期然的噴滿淚珠，在襟袖中伏來呼呼吸。

待至悶悶的雷聲，才發現滿頭都是紫色的七里花櫻，沾染着淡淡的芬芳，調和了夏天悶悶的空氣。頓時令人清爽了許多。我那會是受傷的蒼鷹，我隱於萬里的翔羽？我那會是開花的船舶，被繫在荒蕪的海邊呢？同處却方寸動搖，荒唐的夢境，我不禁啞然失笑。但七里香的芳氣比以前更濃郁了，竹葉形狀似的花瓣，也掉落得更加殷勤了；我清晰的知道，不久，將有一個兇猛的落雨天呢！於是，我昂然步出咖啡座，決心去趕歲月早逝的快車。

（六一年六月十八日）

螢。含羞草

螢

夜裏，在寂靜的窗外，在黑壓得什麼都瞧不見的沼澤那邊，常常有一羣烏鶯不多的蟲形夜客，提着一盞一盞閃爍的小燈籠走過。尤其是在沒有月亮，而對着這羣細細蠕動，忽高忽低的螢手，我便宛如披星戴月的僧侶，對那飄忽在前頭的燈火，充滿了無限的溫暖和強烈的信念。

在我記憶底巷中，我擁有多次夜的經驗。最難以磨滅的，便是每親患病的那個時期。每天傍晚我抬轎回來，便到鎮上的藥舖去，給母親煎些成藥回來。出門時正是暮色蒼茫，歸來却是漆黑得什麼都隱形了。苦挨着崎嶇的夜路，我時常被石塊和樹根絆倒了下來。在這種情況下，在我幼稚的

心碰著，我便開始懂得對光明的憧憬了。我自然不敢奢望有一根手電筒或火把，但最低限度，我渴望有一兩盞會發光的小燈籠，能夠幫助我安全回到家中。就這麼樣地，我認識了夜裏飛翔的隱形夜客，我開始體會到：那一盞盞散發著微弱光芒的小燈籠，在夜行人心扉所佔的位置了。

曾經有過一段時期，我常常躺身在海沙上，聆聽著那海的歌唱。身下的海沙細緻柔順，好似一張珍貴的白地毯；而天上呢，却是密密麻麻，閃爍微笑的星星。當然，在夜晚裏閃爍的，並不止星星；那漂浮在海上的漁火和船燈，以及被海濤衝洗著的沙灘上，轉瞬即逝的硝火，也都會發光呢。凝視著這無數的亮光，我心中有一種可笑的幻想：我要收集這一大堆的光明，裝造成一盞盞小燈籠，獻給夜裏趕路的孤獨行人。

然而到了如今，那到底也不過是夢幻而已。小燈籠非但沒有增添，反而逐漸減少了下來。這自然是因為有許多為了滿足慾望的人，常常去捕捉它們，甚至毀滅了這些可敬可憐的燈手。

今夜，周遭暗得怪嚇人的。在窗外雜草叢生的沼澤那邊，又有一羣為數不多的隱形夜客，輕輕地捉著小燈籠走過了。我的心靈裏，於是又充滿了無限的溫暖，與強烈的信念！

含羞草

你寂寞地滋生滿地，有陽光，有露水，有土質的地方，便會有你的存在，便會有你的足跡。

你以一枝枝帶著銳利的細莖，向四圍伸長，向四處去尋覓生命的真諦。你又用堅韌的根，深入泥土裏，牢牢地盤據著，不再懼畏狂暴的風雨。

機警，敏感，是你的特徵。稍微有點小波動，你便敏捷地合攏起來，那一把把像長扇般的翠綠葉子，小心翼翼地守衛，在提防萬一。

你不能討人歡喜，是由於你的花朵似不會芬芳，色彩也不會繽紛艷麗。每個清晨只瞧見你，吊著淡紅色的球形小花，沉默又卑微地，在私下迎接旭日的東昇，展開了新的生活意義。你的花朵不受過路人的注意，是因為紅玫瑰過份艷麗，茉莉花的幽香令人入迷；而你的花却是那樣忸怩，沒有絲毫的富麗和香氣。

落寞地綻蕾，默默地結果，然後又在無聲中將種子播落，埋藏在污泥裏，讓他們漸漸萌芽，讓他們再辛勤去開闢新天地。

儘管人家詛咒你，人家放棄，甚至也想盡方法來消滅你。然而，你絕不因此而消極——你仍然爭取生命的時間，你仍然寥落地著行蹤地。因此，有陽光，有露水，有土質的地方，便可以看到你倔強的身影，便會有你的足跡！



淡 瑩

淡瑩是近年來傑出的女性新血，散文界的能手。以「紅豆的懷念」一文，引起廣泛讀者的留意。作品哀婉清麗，細膩動人，極能代表女性的特色。目前尚在努力創作中，不時有新作在雜誌報章上發表。

紅豆的懷念

我小時候曾有一個時期居住在鄉下外婆的家裏，這是一幢年久失修的洋樓，比別的洋樓寬大許多。洋樓裏住着外公、外婆、二姨、三姨、四姨、舅父、舅母和表兄弟姐妹們，上上下下共幾十人。可說是一個龐大的家庭。

外婆的屋子周圍種滿了各種各類的樹，有毛紅丹，山竹，還有一棵像外婆般年紀的紅豆樹。

這棵紅豆樹屹立於房子的東側，只要推開窗子，就可以看見這高大如巨人的紅豆樹，向四面伸展了蒼勁粗壯的手臂。

每天早上，當疏落的曙光悄悄地闖入我房裏，我從夢中醒過來，第一眼看到的便是紅豆樹。於是，我便會自然而然的哼起「紅豆詞」這首歌來。我雖然常常唱這首歌，但是卻不得瞭解它裏面所含的意思。很奇怪的，這屋子裏的人全都會唱「紅豆詞」，連三歲半的小貝貝也會「伊伊呀呀」唱幾句。

紅豆，這些深綠得發亮的小東西，我想凡是居住於南國的人都不會感到陌生的。它們一簇簇地懸在樹上，只要遇到稍大的風雨，便會掉落下來。我和表兄弟姐妹們常於風雨過後去撿紅豆，撿回來便玩「溜球子」的遊戲。

一羣玩伴中，我與表哥的感情最好，他沉默寡言，身體很羸弱；唯有和我在一塊兒，他的話才比較多。我倆時常攜着手在花園裏散步，或是偎依在紅豆樹下談笑。記得有一次，我執着我的手，指着滿地鮮紅色的紅豆問道：「表妹，你喜歡紅珠子嗎？」

我點點頭，也反問道：「你呢？」

他搖搖頭，接着傷感地說：「紅珠子也叫相思子，相思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一個人可能因相思而死，所以我不喜歡它。表妹，你懂嗎？」

他深情地望着我，眼珠裏露出異樣的光彩。

我不明白他話裏的意思；但我卻低聲回答他：「表哥，我懂！」

他聽了我的話，似乎很興奮，將我的手握得更緊了！

俊表哥不高興我唱「紅豆詞」，他說我不應唱這種哀怨悽惻的歌。爲了不顯拂逆他，自那時起，我就不再唱「紅豆詞」了。

第二年夏天，我隨父親回到城裏去，離開前幾天，俊表哥老是躲在房裏不肯出來，因此我倆不及見面就分離了。

約莫兩個月後，我接到一封俊表哥從鄉下寄來的信，和一小盒蜜餞的紅豆。在信裏，他說：「表妹，妳知道我是多麼想念妳嗎？自從妳離開鄉下後，我變得更沉默和憂鬱了……我雖然不喜歡紅豆，但我知道妳是喜歡它的……妳可曾記得上次我倆在紅豆樹下所說的諾嗎？……讓我爲妳祝福。願妳好像嬌小鮮豔的紅珠子，永遠青春美麗！」

以後我也收到他多次的來信，裏邊總是說些思慕懷念我的話。每當讀完這種結結的信，我的雙頰就熱辣辣的，一顆心怦怦地跳個不停，然而不知甚麼緣故，我很少回信給他，即使有也只是寥寥數行。

放了年假，我隨母親回到闊別了一年的外婆家。在我的想像中，俊表哥一定是愉快的在門口待著我，當他看見我時，一定較從前更親熱的握著我的手。想著想著，我已抵達外婆的家。外婆、姨母以及表兄弟們全在門口熱烈地歡迎我們，可是卻少了個俊表哥！

在大廳裏，我終於見到了他，他比一年前瘦得多了，憂鬱的臉上簡直找不出一絲笑容，更令我訝異的是當他看到我時，似乎很羞澀。由於他的侷促不安，我反而覺得不好意思起來，但是他總含情脈脈偷偷地看著我。當我回望他時，他又將頭扭到別處去了。

我倆沉默相對著——一天、兩天、三天、一個月的假期就在沉默氣氛中溜過了，我和俊表哥竟一句話也沒交談，我便回到城裏來了！

然而，我是多麼的悔恨啊，我悔恨爲什麼當時不鼓起勇氣跟俊表哥說話。

我返抵家中後半年，年紀輕輕的俊表哥就被病魔攫去了生命……

我冒著霏霏細雨，帶着一颗悲痛的心，趕去參加俊表哥的葬禮，葬禮是那麽簡單，在場的人也僅有外婆、姨母及表兄弟們十幾個。

當最後一坯黃土鋪完後，他們都回家了，唯有生前服侍俊表哥的六娘娘披著蓑衣在一旁陪伴我。忍了多時的熱淚，終於如潰堤的江水一般流下

來，混雜了雨水滴落在墳上！我木然凝視著墓碑，心被痛苦所啃蝕著。

忽然，六娘娘淒涼地對我說：「四姑娘，俊表哥是個好孩子，誰料得到他會這樣早過世呢？四姑娘，俊表哥在病中還時常「珍啊珍啊」地呼你的小名，唉！真可憐啊！」

在淅淅的細雨中，我看見六娘娘正用乾癟的手拭眼睛。

「相思是一件痛苦的事，一個人可能因相思而死！」俊表哥傷感的聲音，響地在我耳邊迴盪，我打了一個寒慄，默默地說：「六娘娘，我們回去吧！」

這時，淅瀝的風呼呼地刮著，天上的雷電憤怒地咆哮起來，雨也下得更大了……

俊表哥逝世後，我就長久地沒在他鬱的生活中。去年清明節，我仍立在他的墓前，四周已荒蕪盡生，一片荒涼蕭索的慘淡景象，令我不覺悲從中來！當我俯身拔起一把墓旁的野草時，恍然見到數粒深紅的紅豆，安靜地躺在那兒。兩道眼淚沿著我憔悴的面頰滴下……

星 星

我熱愛太陽，也熱愛月亮，可是更熱愛那微乎其微的星星。

許多人喜歡謳歌太陽的威猛，頌讚月亮的嫵媚，然而卻很少有人注意渺小的星星。

沒有滔滔的流水，怎能顯出森森的浩洋，沒有堆堆丘壑，怎能顯出巒嶺的雄山。同樣的，要是天空中缺少了點點的星星，又怎能襯托出太陽的威猛與月亮的嫵媚呢？

在靜謐的夜晚，當天上嵌滿了密密麻麻閃爍著的星星時，我會癡癡地仰望著她們。我想像著那一顆金黃色的星，是美麗少女髮上的寶釧；那一顆翡翠色的星，是袖襟上的別針；那一顆燦爛令人不敢逼視的星，是她纖手上的指環。想著想著，彷彿我的髮上、胸上、手上也裝飾了寶釧、別針和指環，於是，滿足的微笑就在我嘴角邊花一般地綻開了！

星星，在太陽和亮的面前，顯得那麽幼稚與浮淺，以致她時感鄙陋和

不安。所以，在白天，她隱匿起來；夜晚當月亮懶得出來時，她才一閃一閃的靜悄悄地出現。

我並沒有因她的幼稚與淳樸而藐視她，相反的，我更熱烈地戀慕著她。我愛她的幼稚，宛如一個赤子之心，我愛她的淳樸，宛如一個在鄉村長大的孩子。

星星的光芒雖然是那麼黯淡微弱，然而它却是夜行人的燈塔。有了她，夜行人才不會陷入歧途，有了她，夜行人的心裏才懷着一線的溫暖。

記得在小的時候，母親曾擁着我，教我唱一首兒歌：「滿天星，亮晶晶，好像鸚鵡的小眼睛，一顆兩顆仔細數，數了半天數不清。」甜美的歌聲從母親圓潤的喉裏流出來，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小心靈。我年幼好聽，不相信星星如歌中所說的數半天也數不清。於是，我淘氣地豎起食指，很依在母親的懷抱裏指着天上密密麻麻的星：「一、二、三、四、五……」的數起來，可是往往邊數邊朦朧地進入夢鄉了……

當夜幕低垂時，渾渾無涯的黝黑蒼穹中就鑲滿了閃爍的繁星，猶如一位雍容華貴的少婦，披了一襲晚禮服，鑲上無數璀璨奪目的金鑽一般，給予人們一種柔和、安逸的感覺。此時我就會心曠神怡，默默地凝視著這些綠寶石。

對著這恬謐的夜晚，我往往將自己帶到飄渺的幻夢裏靜靜地遐想：甚麼時候我才能自由翱翔於其中，親手摘取一顆綠光璀璨的星星懸掛在牆前呢？



冰 谷

冰谷是星馬的散文能手，時常在各雜誌報章上刊登作品，極受讀者的賞識。風格質樸有力，行文暢達可喜。本集所收「鳥鵲」一篇，最能代表其作風。目前正在埋頭創作中，散文集不日便可整理出版。

江灘山上

祖國有壯麗雅秀的河山，翠綠的原野。倘若你攀登過氣候涼爽的金馬崙，拜訪過風光如畫的檳榔嶼，或瀏覽過詩意盎然的太平湖的話，你自然有這種感覺。

在這羣山萬壑中的王城，除巍然矗立的王宮外，要說同樣有着令人難忘的勝地，那便是非「江灘山」莫屬了。但千萬別誤會，以為這是峭峻的山巒；其實，江灘山只是一片微微起伏的丘陵地帶罷了。

我愛早晨，但更愛黃昏；我愛江灘山，但更愛的是它的傍晚。當金烏西墜，反映出璀璨的金光時，我愛騎着鐵馬，投入它闊袤的懷抱，以擺脫白晝生活的煩擾。雖然我是個「忙人」，但這段時間總不忍被剝奪的。

我家在郊外的橡林裏，到「江灘山」須經過一段紅石子的羊腸小徑，然後穿越一片面積不大的椰林，轉入柏油公路，再行不遠，就抵達江灘山的最高處了。

這裏，面臨全國第二長的壟助河，兩岸旖旎景緻，盡收眼底。從叢林中望出去，儼然是個大湖泊，上下游直達天際。湛藍的河面，在夕陽迴光映照下，像抹上濃紅的胭脂；高翔低掠的燕子；呢呢喃喃，穿梭河面，真是一幅「落霞與鷗鷺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宏麗畫面。

幾艘活躍了整天的汽艇，停泊在沙灘上，此處是客去船空的歇憩時候了。還有數葉漁舟，在碧澄的水面，顯得特別安祥，如歷盡滄桑的老人，於時間的河流裏翹蹠了一段日子，正在追憶着那遠逝的青春之夢。……

駐足於「江灘山」上，俯臨婷婷的壟助河，注目渾樸幽雅的山城，隨着陣陣晚風，心湖的蕩漾，每每與江壘馳騁起落，二十餘年前山城的坎坷日子，不期然湧現腦際！那是西海岸的多雨季節，幾番狂風暴雨之後，河裏狂濤怒吼，吞噬整個山城。家畜漂浮水面，也不知多少生靈被淹沒了。……如今，那令人戰慄的日子雖成陳蹟，但當佇立在江灘山上，遠眺幾根矗立在河岸、參差不齊的測水尺時，我就不期然地憶起山城的滄桑史，重溫一次噩夢。

獨自遠望於山上，極易感觸起無限的遐思。

有時候，踏着晚風飄落的黃葉，間候碧油油的綠茵，或路經宛轉的歸鳥啼啭。

有時候，躺在樹葉底下的石徑上，仰觀磅礴長空的夕霞，做著縹緲的夢幻；期望化作青煙縹緲，直冒高空，作一次長途的遊行。……

當絢麗的夕陽黯澹了，山城的霓虹燈光照徹市區，我才踏着蒼茫的暮色歸去。

帶你訪江沙王宮

你是否到過瓜拉江沙？是否遊過江沙的王宮？假如沒有，那麼，如今我帶你前去拜訪。

江沙四周山脈連綿，崗巒起伏，是個名副其實的山城。這兒沒有吉隆坡的繁華熱鬧，沒有檳榔嶼的秀麗風光，更無所謂名勝與古蹟，唯一吸引遊客的就是王宮了。

穿過江沙的大街，由大鐘樓朝東行，經過一道小橋，霧霧的江沙河，從橋下流過。繼續前進，右邊是浩浩東去的壯叻河，綠水悠悠。沿着迂迴曲折的河岸，一路上林蔭夾道，微風拂面；花香飄溢，沁人心脾。兩旁有精緻的小房洋，在綠蔭中呈露。

上了斜坡，再拐兩個小彎，宏偉壯麗，充滿國教色彩的建築——王宮，映入眼簾了。遠看朱紅色的宮宇，在樹木陰翳中若隱若現，平添無限景色。

踏着修剪得如地毯的草坪，在王宮外盤桓，縱使是踽踽獨行，你也不會感到無聊與寂寞。周圍有鮮艷的花草，芬芳郁郁；樹上有聲聲的鳥啼，宛轉動聽。而臨風景，你心湖中縱有無限憂悵，也將會拋擲到九霄雲外去了。

這一帶的地勢，起伏如波浪，王宮位於最高處，宛如一頂冠冕，居高臨下，南面是密密的膠林，向北是高入雲霄的伊斯蘭教堂；近處則綠茵紅瓦，斑斑落落。

看膩了，可步入王宮內參觀，偌大的建築，你不必担心迷失，有守門人在作你底嚮導。沿著盤旋的樓梯，登上宮宇的絕頂，即使你是個年富力壯的小伙子，也不免會呼吸如牛。

在宮頂上，多情的風結縷吻著你底衣襟，你感到涼快。俯瞰錯落的房子，變成了許多小方格，彷彿是稚子的玩具。向南面眺望，是湛藍的壯叻河；滾滾的流水，拂拂恬靜瀾面和平的市鎮——安順。在陽光輝映下，河水愈發藍得可愛。

辛勤的人們，在河岸種下香蕉和菸苗，爲了有河水灌溉，滋長得特別蔥茂，從宮上遙望，只見一片紫色。河的對岸，偶而可見到高腳的馬來屋；更遠是青山重疊，白雲縈繞，像沙綫，像綢帶。這時候，晴空萬里，一鵬蔚藍，大有說盡塵寰，感觸欲仙之概。

烏 鴉

住在這個靜寂的郊野，不覺已有四年餘，向來很少看見烏鴉的影了，可是，不知爲什麼，近來常有烏鴉出現，尤其是陰霾清涼的午後，昂首細望可見牠們的黑影，在灰濛的長穹飞逝。

鄰居們對烏鴉，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每次見了那黑影，總指著天空詛咒：「不吉利的傢伙，該死的醜八怪，去！去！……………」

雖然，我對烏鴉的不幸遭遇，寄予無限同情，可是，每次聽了鄰居們的咒語，却始終保持沉默。

在多彩的童年夢中，蒼鷹是我欣賞崇拜的英雄，輕盈玲瓏的灰燕，曾令我產生無限的愛戀。

假如說世間真有所謂緣份的話，我認識烏鴉該是由於「緣」了，那是七年前，當我還在哈啓榮的時候，有一次暑假，接到母下姑母寄來的信，勸我下鄉小住。當居鬧市的，本來厭倦了市塵的喧囂，既有機會，便欣然放下鄉去享受一下清幽。於是，在父母親的同意之下，我到了姑母的家裏。

姑母的家，周邊長着好些熱帶的喬木，一片濃蔭，綠意盎然，其中有

一桿年紀跟姑丈不相上下的木棉，如帷蓋一般，虬龍似的旁枝分向四面伸展，宛如少女玉臂。每當木棉子成熟的日子，樹葉便落得光禿禿的，讓烈日將木棉子晒得炸裂，然後隨風飄落。

這樣木棉樹，斜斜地對着我的臥房。每天早晨，當殷紅的朝陽爬上窗櫺，木棉樹婆娑的倩影便跳進我的牀頭，彷彿企圖把我搖醒。那時，木棉樹正綻開了淡白的小花，非常可愛。

有一天，當我午睡正酣之際，忽被一陣噼噼聲吵醒，睜開惺忪的睡眼，瞥見木棉樹下圍著一幫孩子，個個緊握彈弓，向樹上高巢射去。

一陣射擊過後，高巢被摧毀了。蓦地，一隻老烏鴉從窩中墜落，在晴朗的空間打幾轉，掉到地面。衆孩簇擁而上，拳棒並舉，老鴉遍體滿血，一陣連擊之後，發出幾聲撼人肺腑的哀鳴，一命嗚呼。

「烏鴉烏鴉，樣子醜怪，叫聲呀呀，聽到不利，人人喚打……。」他們在慶祝勝利，高興得舞蹈起來，不停唱道。

我憑依窗軒，目視這幕慘劇，心中異常不安與痛苦；但除掉惻隱地發出幾聲歎歎外，對老烏鴉我還能表示什麼？

那天晚餐後，絢麗的夕陽已經黯淡了。帶著沉甸甸的心，我依舊臨窗。忽然，在朦朧蒼茫的暮色中，我發現一隻烏鴉的黑影，牠盤旋了木棉樹幾匝，棲息於枝桠上，然後又從這枝桠跳到另一的枝桠，彷彿在覓尋什麼。

正當我凝神貫注時，倏地「呀！」的一聲驚入耳鼓，悠揚又凄厲，旋律在灰濛廣漠的空際盪漾，如怨如訴，想起白天死去的老烏鴉，我明瞭是怎麼一回事了。……

第二天傍晚，我仍然見到那隻烏鴉的孤影，聽到淒切的嗚噪。

本來，我下鄉最大目的是想澆淨心靈的混沌，沒想到如今却在冥冥之中，心扉多蒙上一層薄薄的憂悵。所以，在姑母家住不到一週，我即託詞不耐慣鄉村生活，返回城市。

花期葉落，流水年華，夢幻一般的童年，隨著時間的河流漂逝。但對於烏鴉，我仍有深厚的同情和憐愛。世人厭惡烏鴉，排斥烏鴉，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加在他身上，不外是因為他沒有吸引眩目的羽翅，悅耳的金嗓子。此外，還有什麼原因？我茫然。

幾許人誇耀鸚鵡的頑敏，謳歌畫眉的金喉，欣賞孔雀斑斕的羽翹；烏鴉同樣有穿雲掠海的技藝，翱翔千里而沒有倦意，但有誰來傾讚？烏鴉的啼鳴不吉利，我覺「呀呀……」惹來滾毒的咒語；然而喜鵲的啼啭，又帶給你多少幸福？

「慈鳥失其母，呀呀壯哀音；晝夜不寐去，經年守故林……。」幾年來，偶而在書中讀到讚美烏鴉的詩句，不禁為牠那片赤誠的孝心搖撼，緬懷童夢中那兩隻烏鴉，晶瑩的淚珠不由自主地洩湧而下。

「呀！」的一聲獨嘆，從屋後樹樹間颯來。於是，我聽到刺耳的詛咒，但我默然無言，因為自己的詮釋事屬多餘。

「由他們詛咒去！」在憤憤不平中，我安慰自己。



蕭 艾

蕭艾是馬華詩壇一顆閃爍的星辰，他的詩散見於星馬各報之副刊，為讀者喜愛和讚揚。這位年青的詩人，有獨特的詩的風格，淺白並且旋律優美，有民歌的形式；所作小詩，溫文爾雅，恰如其人。處女集「思慕的時刻」行將問世。

自然，青年，速寫

曉寒是這麼重這麼重

凍住了霧氣

你却把被摺起了夢

× × ×

床前掛着一把祖父遺下的刀

這是一把不會生銹的刀

——之一〇〇

山林裏的陰森

確確在斧鋤下！

草地陽光一朵朵開

× × ×

早上是荒林，一片荒林

傍晚好一片黑土呵！

——之一〇三

田塍上風兒醒來

束縛在婦女的長髮

她們又打穀又笑又唱

累得風兒喘咻咻

而四處都有花香啦！

——之一〇五

草地有片片殘花

水面有片片黃葉

再下一陣風雨

看！舊枝頭又開着彩纓

——之五

担子下

年青的心更高揚

步伐却踏實了

——之九

什麼是園丁的喜悅？

樹下覺醒時

滿身一片片花瓣

——之四十六

伐木者呵

從玻璃窗到你們體內

咖啡蒸成了熱汗！

× × ×

我的歌聲唱得不好嗎？

歌頌你們的勤勞

為什麼聽了把頭搖？

× × ×

裂响震地樹倒了！

在枝葉紛飛中

你們不自覺向我微笑

你們不自覺向我微笑

——之三十一

呵，守崗的哨兵

不敢亮燈嗎？

不敢唱歌嗎？

你就模仿夜鳥低叫

我永遠辨得出你的聲音

永遠心守望你的心

——之三十一

你的腳穿著泥漿

你的身子汗洗

× × ×

天空一聲鳥叫

令我抬起頭

你的幻想是否也被帶走了？

× ×

隨意地，你挺胸站立

笑聲却在長空盪漾！

——之七十八

朋友

當你微弱地點我別悲傷

為什麼熱淚滾落

側過蒼白的臉龐？

× × ×

像那次我又低下了頭

却想着你對生活和土地

夢中也忙播種！

× × ×

我要憑墓上小墓青青

我要憑覆着的玫瑰開得血紅

說春天來了

至少，至少是在我心上

——之七十七

來到廣場

在花叢和噴泉之間

在孩子們的歡笑裏

興奮地張望！

聖墓者的銅像靜立在石階上

我只能敬肅地低下了頭……

——之三十二

林中坐久了
忽然想起一個死去的摯友
自然呵
請別漠然地對着我！

——之十四

淚洗過的眼睛
不是更明亮了？

——之八

呵，深谷裏的幽蘭
正因為開放了
不是更感到孤寂了嗎？

——之十五

赤足踏着細砂
儘管褲腳濺溼了
還是嘻嘻笑
久不記得海水是這樣清爽！
我帶着小孩子
自海邊伴着清風歸來
桌上新月集自繖開
一行行
真美真實在！

——之七十一

留戀在靜穆的山之上
在靜穆的山之上
夕陽
終於垂下頭去了……
倦飛的鳥鴉默默

——之二十七

站久了
坐在斜坡草上
聽着羊兒叫叫哞哞……

——曉安

——曉安

落日，流雲，飛鳥，歸帆
都在心外了

——之四十五

生活在黑暗裏
怎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呢？

——之五十八

疏林外的繁星
怎地今晚這樣可愛？

一回頭

正對着朋友們
正對着熱情的眼睛！

——之十六

荷絲融入池塘
是茶一杯
來、朋友請用眼睛
和圓月深探共飲

——之六十七

什麼時候做夢？
當稻草垂下金色的頭
果樹飄香的時候

——之十

十月抄改於威省



馬 零

馬零，小學教員，平時很少執筆，但寫的诗卻很優美，音律明快。在此我們只希望，能見到他有新的詩作。

熟了，自然會落下

山風在呼嘯，
海浪也咆哮，
椰子一個個
熟當地掛滿樹上……………。

× × ×

「你們快快落下來，
我要送你們到遠方去，
落土生根開花結果，
落土生根開花結果！」

× × ×

「風兒，我們的朋友，
浪兒，我們的夢想，
還不是時候啊！
還不是時候啊！」

× × ×

我們夢過燦爛的年華，
我們也夢過開花結果，
我們成熟了，
自然會落下！」

一個啓示

海燕在無邊的海洋上飛翔，
也許是一個啓示吧？

我的心該放在什麼地方！

× × ×

我的心該放在什麼地方？

你喜歡放在什麼地方，

就放在什麼地方！

謹記千萬不要待徨！

× × ×

海燕最愛自由的飛翔，

爲着更情尋找溫柔鄉，

那一個更能做我的榜樣，

我的心裏自有分量！

× × ×

海燕在無邊的海洋上飛翔，

也許是一個啓示吧？

我的心該放在什麼地方！

別讓心河氾濫啦！

在一段年輕的日子，

青春的激流沖毀長堤，

心河氾濫啦！

延擱別人淹沒自己，

× × ×

離世旁一張迷人的笑臉，

想有一對會說話的眼睛；

我恐怕不能，不能再管住，

一顆躁動的心！

× × ×

別讓心河再氾濫啦！

用理性熬製骨水泥，

鞏固心中的堤，

我又恢復了平靜、安寧。

在荒地拖犁

蜜蜂在花間採集，
醞釀醇香的甜蜜；
老農在荒地拖犁，
茁壯着一片新綠。

×

×

×

墾荒要你來參與，
不要觀望，不要遲疑！
你也是一名園丁，
美麗的田園，
由我們親手耕耘……



慧 樺

機靈，不受拘束，是慧樺為人的特點。他的詩卻富有裝飾之美，想像力頗強。他亦是一位散文能手，寫來氣魄雄偉，是馬華文壇一位有希望的新血。

夢 詩

啊，親愛的小姑娘，
請你別把理想獻與：
一個低賤的小伙子，
他沒有伶俐的舌頭，
給你講美麗動人的故事！

× × ×

你有一次竟然告訴我：
你愛的不是華麗的衣裳；
你心裏有一個堅貞的愛戀，
那是一個——

× × ×

慚愧泛自心靈深處，
然而望着你閃亮的眼睛，
一股火焰直透我撲跳的心！

× × ×

（我有一句話想說，
但它乃蘊藏在心底。）

寫於六一、四月至十月

太陽照着美麗的田園

那是歸去的時候了，
清風爲我唱溫馨的歌，
歡樂裏帶着淚。

× × ×
請沿途風光在眼簾消失，
不幸的回憶已被拋棄，
說聲久違美麗的田園，
我如久渴的魚重投海裏。

× × ×
隣居馬來朋友趕來問好，
並說許多思念的話，
甘榜裏又歡樂融融。

× × ×
我踏遍椰林紅毛丹樹下，
發現太陽照着田園，
一切都是洋溢着芬芳，
一切都是夢裏的倩影！

尋

熾烈的欲望促我找尋，
在漆黑的夜晚，
在炎熱的烈日照耀下，
我仍舊堅定着這信心呀！

× × ×
爲找尋一顆年青活躍的心，
抑成爲找尋失落的初戀？
我已堅拒這些煩惱的糾纏，
我要找尋的是瞭解與愛！

× × ×
歸園在幽隱的後巷，
唱膩的歡顏我受不了，
藍藍的露宿者我感憐憫，
啊，我要找尋的是愛情，
我要找尋的是永遠的安寧。

拓荒者的微笑

在那遼闊的藍天下，
你倔強地生活着；
朝曦喚綠了曠野，
你荷鋤上田園迎生活。

× × ×

廣漠的草原上有憧憬，
尖銳的鋤頭着地響，
一聲聲的呼吟！

× × ×

望着那無垠的遠方，
用手擦落了額上的汗，
你似有無限慷慨，
惟你只以堅毅的微笑表示！

海灣·默想

靜穆披一襲紗衣，
這幅繪夢幻與現實的海灣，
日出日落，朝暉晚霞，
一切都似流雲消逝無踪！

× × ×

凸出的土地長伸入海，
巖石刻烙上風沙遲遲，
日子河流過那澀澀海面，
輕輕地滑去了黯淡的生命。

× × ×

海鷗盤旋在海上，
迎了一日朝氣的生活；
漁夫揚帆躍上曙光，
配着天籟的節奏心湧。

× × ×

你遺忘了那已逝的年代，
海灣成爲臨時戰壘？
那宏大的聲浪呀，
擊醒人們長遠的夢幻！

× × ×

一個英雄從海峽經過，
是他發現這海灣的恬靜，
先把旗在山巒升起，
從此海灣常有輪船拋錨。

× × ×

潮水激起沙沙的磨音，

那無數跳躍的精靈，
埋葬了幾許英勇的生命，
蘊蓄着我們豐富的感情。

× × ×

是朝暉染紅了海面，
船槳揚起颼颼金光；
是晚霞撫寂波浪，
我們滑去了心的愛戀！

× × ×

漆黑的夜影，
海濤洶湧的咆哮，
或許有一羣漁夫，
在黑暗中摸索着路？

× × ×

海岸的燈塔發射光芒，
冰冷的心又恢復溫暖，
假如暴風雨即將來臨，
我們快抖起勇氣去迎擊！

(二)

我倚着窗櫺，
朝暉晚霞賜我一份靜。
我撫拾一串串回憶，
美麗的遠景離我多遠？

× × ×

無拘的遊魂，
追逐那緋紅的落日，
圍繞了一夜呀，
我將找尋些什麼？

× × ×

青春輕輕滑落，

你無數陽光跳躍海面，
我抓住了瞬息的希望，
還有什麼足令我哀傷？

× × ×

默想一際藍天，
兀鷹翱翔在雲際，
翅朵白雲飄過了，
怕高興的轉圈圈！

× × ×

是鷗盡貝殼的夢囈，
還是為寫旅人的哀愁？
凌雲去觀看偉大的世界，
格子籠的生活悶死我呀！

× × ×

凌雲去覓尋一朵金花，
我不愛病歎的生活；
我得追逐海灣的悠靜，
我得追逐絢爛的黎明！

八月十七日稿。

請別爲我唱輓歌

現在我並未真正死亡，
親愛的，請別爲我唱輓歌，
我還有未泯的意志呀，
渴望暢遊在蔚藍的天空，
唱一首優美的生活戀歌！

× × ×

即使我真正死亡，
我已經留下一孤音響，
讓子孫懷戀歌唱；
呵親愛的，請別爲我唱輓歌，
因爲這是非常虛弱的哀傷！

× × ×

呵，我想的是那昇華的淚，
我想的是那無言的哀鳴，
親愛的，請別爲我唱輓歌，
因爲我會在夜空劃一道光，
把愛撒佈給我親愛的人們！

在甘榜的夜晚

林梢沐浴在月光裏，
周遭謐靜且溫柔；
我們圍坐在小營旁，
忘了炎陽下跋涉的艱辛！

× × ×

甘榜裏的居民趕來了，
熱情的姑娘也娉嬋來到；
大家圍在熊熊的營火旁，
臉上閃耀的是真摯的光。

× × ×

她們親善的慰問，
他們豪爽的朗笑，
頑黠多情的小伙子，
「這樣溫柔的夜裏該有吉他彈！」

× × ×

沒有吉他又何妨？
心的交流彼此都領會；
草坪上聽老者的故事，
把一切的存在都融到雲霄。

× × ×

夜深凝露跌落在眼杪，
團聚的人羣才逐漸散去，
我們乘興渡出營來，
發現月光顯得格外澄亮！



丘 梅

丘梅，是這本集子中最年青的一位作者，目前還在求學。平日勤於寫作，努力於新詩及散文的創作，從他的詩看來，頗覺有很高的天賦。只要虛心與努力，他是有輝煌前途的。

邂 逅

今夜，美麗的夜，
在柔和的星光閃爍裏；
你我無意間相會，
當你激動明眸朝我一瞥，
我感到心湖泛起波瀾。

× × ×
望着你嬌秀的面龐，
我想像夏日玫瑰初綻的燦爛！
多麼動聽，你娓娓的聲音；
結綰！你狐疑的臉上閃爍對我說：
陌生人哪！緣何老把我張望？

× × ×
走時你投給我深情的一眼，
像一道曙光，照得我心窗明亮！
別忘了，別忘了，美麗的姑娘，
今夜，我們相逢又分了手，
我們分了手，何時可再相逢？

六一年九月十日夜稿。

詩 人

透過濃重的霧的阻隔，
星的眼是銳利如劍，
閃耀着智慧的光，
對無盡的黑暗凝望。

× × ×

世間隱秘的罪行，
將裸露無餘，在他的眼前；
那一切充滿庸俗的事物，
他會予以厭惡的一瞥！

× × ×

常常地，他要寫一支小樂章，
得找遍所有鮮花做他的音符，
因此，當人們讀或聽到他的歌時，
常常地，會嗅着一股馥郁的芳香。

× × ×

黑色的日子裏他是阿波羅，
他的歌是空氣和火焰。

讓 我 愛

不要強求我，
去愛那我不願意愛的！
讓我愛，你小小的夜鶯呀，
我夜半的寂寞同伴！

× × ×

去吧，你冰冷的女人，
你的紅唇像血，吃人的女魔！
讓我愛，你淳樸的
鄉村的少女！

× × ×

讓我愛，別人所拋棄的，
而以為一點也不值得愛的！
留下給我吧，
讓我愛去！

在升旗山上

視界闊大了，
我眼前的積島，
是那麼渺小！

× × ×
檳威海峽，
籠罩着殘暈的日光；
渡輪緩緩地在蠕動。

× × ×
雲絮在我的腳下繚繞，
像煙霧；我在幻想：
我是置身於詩般的天堂！

× × ×
在升旗山上，
遙望你呵，遙望你，
我親愛的故鄉！

無名的小星

微光閃閃，在那
暗暗的天幕一隅，
一顆無名的小星，
孤單單地照耀，這塵寰！

× × ×
它的光芒暗淡，
微弱卻能撥開
濃霧瀰漫的阻礙，
它要把光明向大地傳送！

× × ×
一顆無名的小星，
千萬年默默地堅守，
夜夜絮語天庭；
我是一顆無名的小星，
默默地工作，默默地思想，
啊，我活着，却不爲了什麼！

——六一年十月廿九日屠林。

最後的戀歌

當生命的太陽消逝，
我將聽見死亡的召喚，
天鵝在我的心上，
低緩地唱，這麼悽切！

× × ×

我的呼吸窒息，我的腦子還在思索：
生時，那些愛我以及恨我的人，
是否會把我忘却？
我如今就要向他們告別……。

× × ×

這世界是多麼可愛，
我願意活着，即使痛苦把我折磨，
可是一切呵，
一切經已逝去！

六一年十月九日居林。



古 天

古天這個名字，在馬來亞的新詩壇上，是非常陌生的。一個陌生的作者，他的作品往往不能普遍地引起讀者的注意，如果讀者們是因為這樣而不肯花一點時間來讀古天的作品，他們將會感到遺憾。

古天，有詩的才華，而他自己對這才華却不甚重視，經朋友們的再三鼓勵，才陸續地寫了一些。這一些相都是清新可錄的作品。

喜氣洋洋的太陽

果園不見熟果，
看樹生愁。
漁人揚帆出海，
空船回來。
於是當夜深人靜，
躺下休息。

心靈的畫筆，
便彈舞起來。

× × ×
期待一個，
樹園熟果。
看海上黎明，
漁船滿載回來。
於是爬起身來，
忘掉疲勞。
迎接一個，
喜氣洋洋的太陽。

細雨黃昏

光輝七彩的落霞，
不復出現於西方的天邊。
四野花樹都失去生力，
因為沒有那涼風來搖曳。
這美好的景象，
全給沙沙細雨趕走。
一切已非昨日，
你亦離我去了遠處，
却留下了沙沙的細雨聲，
激起心湖陣陣的漣漪……

農村之晨

早起的姑娘在採菜豆，
睡意還掛在臉上，
頭髮沒有整修。
× × ×
辛勤的農人在鋤地，
鋤頭高舉過頭頂，
出力地往地下鋤去，
一鋤緊接一鋤。
× × ×
四周是無邊的寂靜，
陽光照熱了大地，
勞動養育了生命。

希望和翅膀

希望！你原是心靈的太陽和勇氣的翅膀。

沒有太陽，
眼時四顧無光；
沒有翅膀，
鳥兒不能飛翔。

× × ×
姑娘走在大街上，
年青伙子都投以多情的眼光，
姑娘在舞會裏，
青年人都紛紛邀舞。

× × ×
要是沒有太陽，
姑娘怎能找到誠意的情郎？
要是沒有翅膀，
姑娘怎樣去到情郎的身旁，
心靈的太陽要亮，
勇氣的翅膀要堅強。



陳 孟

陳孟是星馬的青年小說家。早年在中學唸書，便以「偷燈泡的人」，引起廣大讀者的注意。他的作品簡明有力，清新有味；出現在他筆下的，都是一般下層階級的平凡人物，有歡笑，也有眼淚。細讀他的小說，往往可以聞到令人喜愛的契可夫氣息。著有小說散文集「偷燈泡的人」，以及正由「新綠」出版中的小說集「小羊」。

手 錶

「看在老天爺面上，你收下它吧！」

錶帶給握在手裏，手錶就在抖動着——他的話語如若也有形體，那個高高在上的中年傢伙一定看出，它們就像手錶一樣抖動。

「如果我們每天都看在老天爺面上，我們的當舖只好擠街啦。」

中年傢伙開腔，俯視着滿臉汗粒的年輕人。

「你給吧，十塊，八塊，我都肯……」

「一塊錶肯不肯？其實，你這錶值不值上一塊還成問題呢！錶面都不清楚了，而且那層鍍銀都刮光了，送我也不要！」

「你不要侮辱我這錶！」年輕人掙扎了臉，恍似蒙受了深恥大辱。

「手錶是我父親遺給我的，用了好多年了，沒壞過，比大鐘檔還準！」

「就算是你三代祖傳至寶吧，」中年傢伙再度以談判的口吻說。「我還是一句話：不收！」

「先生……」

「走！走！我沒空跟你抬槓，我還要做生意呢！」

「唉……」年輕人長長地嘆了一聲，然後迷惘地走出來。

走到街上，他回轉頭，看一眼那個「當」字，接着，垂下了頭，自言自語地說：

「媽媽，我已經走了三間當舖了，可是還換不到幾塊錢……難道就這樣看着你發高熱，受苦？……唉，媽媽，天迫我們走絕路……。」

x x x x

年輕人走進黑暗裏去。那發自黑暗、刺痛他的耳朵的呻吟，細弱的斷續着。

他摸索着找出一盒火柴，擦亮了一支，把桌上的油燈點着了。

慘淡的、好像一陣輕輕的風就可吹滅的光線，照出了他的臉孔，那是黃而蒼白的，不復有和當舖掌櫃爭持時之暈紅。

病人躺在床上，燈光的昏黃使她死灰色的臉孔益形可怕了。

「媽媽，」年輕人趨向前去，跪在床畔，輕聲地喊。

病人仍然低低地呻吟。

「他不再大聲地叫喚了，」他想，「她不再迴轉她的身子了。」

「她已太過疲憊了，」他又想。「幾天來的痛苦掙扎，使她透支氣力太多了。」

「媽媽，」她再用他深心裏的聲音叫喚。

病人仍然緊閉着眼睛呻吟。

他的眼淚快要跑出來了。

忽然，病人睜開了眼。她看着他。那眼神，他記得他只在一隻垂死的可憐的小動物眼裏看過一次。

「媽媽，我……」他覺得很難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可是，他從袋裏掏出手錶給病人看，說：「媽媽，手錶還在這裏……」

病人稍稍搖頭，眼皮又合上了。

「媽媽，手錶沒有人要，我不能再請醫生……媽媽，幫助過我們的人沒有能力再幫助我們了，沒有幫助過我們的人，他們……」他喃喃地唸着。「他們，永遠也不會幫助我們！」

再一次打開眼睛時，病人的眸子一直往上轉，嘴巴動着似乎有話說……終於，她永遠保持這個姿勢了：眼睛閉着，嘴巴微開。

手錶從年輕人鬆開的手指間掉下，跌在地上；錶上的玻璃碎了，秒針顯然地停止了走動。

一九六一年一月

那一天晚上

那是一個月夜。圓潤的月有點朦朧，月光下，一切是凄迷的，恍若上了一遍輕紗。

我在郊野的路上急急地走着，可是抬頭一看那片蹲伏着的走獸般的樹林時，我的腳步不期然地放慢了。我害怕接近那長長的樹林。

在樹林中間的山路上，必須行走二三十分鐘，然後才能到家。小徑、

大樹、草叢、蟲豸、夜鳥、野獸、只有這些陪伴你；沒有人聲，你能聽到的只是屬於夜的生物的可怕叫鳴。你能担保草叢背後不藏着一隻氣絨如焚的猛獸，或一個滿臉殺氣的兇徒嗎？我悚然了。

但我不能退後，我必得回家。終於，我踉蹌有點抖動的腳步，幾乎屏住了呼吸，往林中走去。

林中比外面黑暗，月光疏疏濕濕地鋪在地上，東一點，西一點，這邊一塊，那邊一塊。

我走着，看着腳下的小蟲。我不敢抬頭看我的周圍。我怕樹枝或荆棘的形狀，那躲在黑暗裏的，會在我的眼中成了鬼怪的脸相，好像書冊中看見的一樣。

「那是什麼聲音？」那些聲音是早在我耳邊响着的：有「哇……」有「唧……」有「鳴……」有「阿……」有……現在，更大聲了。

忽然，小徑旁邊响起一片「沙沙……」的聲音，彷彿有甚麼東西在草叢裏竄過。我嚇了一跳，停止不動，可是，這時聲音消失了。

猛獸或兇徒跟蹤我？爲了我的肉體或錢物！這要一想，我加快步伐，心忐忑地跳着。

走了一程，我喘氣了。但我又不能停下來。「要來終於要來的。」我安慰自己說，意思是叫自己聽天由命。

要來的終於要來的，是的，那個貪財的傢伙現在已經在背後抓緊我的衣領！

他抓得那麼緊，我的身體僵住了。

可是，他遲遲不走到我的面前來用匕首或手鉤威脅我。

一分鐘，二分鐘……「怎麼？」我從喉嚨底下迸出一句。

三分鐘，四分鐘……那傢伙仍不採取第二步行動，仍只抓住我的衣領。我鼓起勇氣，扭轉頭去看，我的天！原來是樹枝勾住了我的衣領。我看見那樣小樹在笑了，笑我胆小，笑我神經過敏！

我抹掉額上的汗珠，又開始走路。

走了不久，一陣風迎面吹來，吹醒了醒睡着的樹葉、草葉、也吹來微弱的談話聲音：

「噯，好像有人來了……」

「拖走他，快！」

我興奮起來，有伙伴了，下半段路不必走得提心吊膽了。

我知道談話的人是夜晚的狩獵者，他們說「拖走他」不是說拖走大鵬鵠或者果子狸嗎？

一面走，我的眼睛一面向前搜索，希冀著找到一點火光，一些人影。

然而，沒有火光沒有人影，談話聲也沒有了。本能地我想：「莫非是鬼……」于是，我恐怖起來，開始我的奔跑。

冷不防，我的腳踢到甚麼東西，我整個身體便重重地跌在地上，跌得頭昏眼花。

昏亂中，我又想：「要來的終于要來的。」于是，我不跑了，坐在地上休息。

我伸手去摸那絆倒我的黑黑的東西。甚麼！我幾乎驚叫起來，那是兩隻腳！我又摸上去，摸到僵冷的足踝。我的心收縮了，我的耳朵聳起了——我的心上又升起新的恐怖。

很不容易的，我站起身；正要離開，一陣狂笑把我驚住了。

那片月光剛好投在那傢伙的臉上，當他不笑了，我看清他的眉毛是黑黑的，幾乎生到眼瞼上，兩顆大眼發出一種陰邪的光，臉上的橫肉一挑一挑，那個鼻子似乎生就同血團的，那張大嘴似乎生就吃人肉的……

「喂！別躲在那裏，出來搜檢！」他惡聲惡氣地說，顯然不是對著我。

一個人影從樹背後出來。那人很瘦，他追來搜我的身體，我發現他的手顫抖着。他取去了我的手錶、鋼筆、和數目很小的鈔票，然後遞給那傢伙。這樣的「夜的特獵者」！

「呼，只有這些？」

瘦子開口了：「你不要再打人，你說過，你只要錢，不要命，我才讓你來的……」他的聲音很微刺，像呻吟一樣。

「你閉咀！」那傢伙吼叫着。「我殺人，我要殺人，只要有機會！我也會殺死你的，若不是我需要你！」

「今晚，你已經殺死了一個人，還不夠嗎？」瘦子說。

「不夠！我恨我不能殺盡世上的人，一晚殺盡！」

「你……」瘦子又說，可是那傢伙喝止了他。過後，他向我一步一

步過來，用那充滿了仇恨的聲音說：

「你們世上的人，你們害死了我的爹，我的娘，我的妻，我要一個一個吃你們的肉，喝你們的血……」

我感覺我的心就要跳出口腔了。強烈的本能，使我轉身狂奔起來。

什麼東西「呼」的飛過我耳邊，我的耳朵一痛，有液體滴到我的肩

上，那是血！但，我還是奔着，出力奔着……

終于，我奔出了樹林，看到了山坡下的依稀的燈光。我高興了，可

是，忽然腳下一滑，整個人滾下了山坡，翻滾一展，我昏過去了。

「先生，你醒來，先生！」一種呼喚，從遙遠的地方傳來。我睜開了眼，看見一個人在我身邊蹲着。

我要站起，那人幫我。然後，我望見那人就是林中的瘦子。

「完了，我又回到他們手上了。」我絕望地說，又倒回地上。

「不！不！先生，」那瘦子說，聲音有力多了。「我殺死他了！那賊像做了壞夢多！剛才，他要追來殺我，我阻止他，他竟扼住我的喉嚨，要扼死我……他忘記我有把刀，兩手又有空……這樣，他給我刺死了！唉！先生，你不殺人，你就被殺……」不過，先生，這在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了……先生，我要自首，你引我去警局吧！」

「這麼說，你不是本地人？」

「不是，我失蹤了好多年，幾乎餓死了，剛好碰到他，他要我幹這門生意，我只幹了……他對我說只拍錢，不要命，可是我上了他的當了……喂，先生，這裏是你的東西。」

「那麼，你知道他為什麼這樣高興殺人嗎？」我吞吞口水，心內頗有餘悸。

「我不大知道。他只說人家害死他的爹娘、妻子、拆散他的家庭，他要報復，而不管什麼人報復，他是個心理變態者……唉，這裏面含有人類的悲劇……」

「是的……」我悠悠地說，我的眼睛蓄滿淚水。

「先生，我們走吧？」

我點點頭。

那邊，村葛暗了，聲音在斜斜的空氣中震盪，震盪……



游牧，為人熱誠，寫小說已有七八年的歷史；擅長於第三人寫法，以刻劃入微、語言有刺，為人稱許；也寫散文。

他的第一本小說選集「生與死」，將要問世。

活 神 仙

該從 D 地的人說起。

D 地的人似乎生來特別迷信。早就幾十年前政府在 D 地做了一條鐵路來說，也不知使 D 地的人傷心了很久。他們說這鐵路的那一段地帶，是有「龍尾」的。有「龍尾」的地方是福地，將來會出許多聖賢豪傑。誰知政府偏偏不顧風水，在那兒造起鐵路來，把「龍尾」切斷，使所有的「靈氣」都失去了。D 地從此要變成平常的地方，永遠出不了名人，還怎不教人「悲痛欲絕」？

幸好後來有人而不知什麼大神求得了補救的辦法，於是，大家出錢出力，在離鐵路約有半英里之遙的地方，建了一座堂皇的廟宇，在廟前豎起了一支高大的柱子，一到傍晚就在柱上點起一盞燈。據說這樣便可以把失去的「靈氣」吸回來。

除了這座要把「靈氣」吸回來的廟宇外，D 地還有許多土地公，拿督公，和尚廟，尼姑庵，真說得上是「福地神佛」。

想是「吸靈氣」的廟，把大半「靈氣」吸回來了，D 地最近出了一位活神仙。

聽說活神可以經常不吃飯，只吃點蔬菜之類就可。而且，真要絕食起來，可以兩個禮拜不吃飯，也不吃蔬菜。

活神仙很「有靈」，舉凡大病小病，經過活神仙醫治，無不「起死回生」；不論過去未來，只要請教活神仙，都可以「毫無差錯」。活神仙的口津，吃了可以消除百病，長命百歲。活神仙摸過的東西，可以驅除邪煞。.....

活神仙可有一個很嚴的規條，那就是凡要去請求活神仙的人，必須在三天前吃素。假如不在三天前吃素而去求活神仙，很可能發生意外。聽說有些不知好歹的傢伙，在去求活神仙之前，還吃了肉類去，結果被活神仙向他們的腹部一指，所吃的東西馬上嘔吐出來，回去立刻大病一場。有幾個回家後就像了神經病的人那樣，瘋瘋癲癲的，逢人便跪下去叩頭求饒，

不是他家裏的人嘉成三天，然後買了水果去求活神仙，並給活神仙添香油，還不會好呢！

活神仙既是那麼有靈，一時去求助於活神仙的人，當然非常多。也有去求財問福的，也有去求子嗣的，也有去求醫病的，也有去求活神仙指點迷津的，也有去問修身大事，未來命運的。……許多人都帶了東西去給活神仙摸一摸，然後戴在身上。更有那想百病不侵，長命百歲的，拿了葡萄或其他食物給活神仙咬爛吐出，他們如癡至寶地趕忙來吞下去。

活神仙真是人們的救星，大家都不斷的在說着有靈活神仙的事情，因此，不上一個月的時間，活神仙便「威名大振」，差不多是「婦孺皆知」了。

可是，活神仙到底是「自天而降」的非本地人，他本身不懂得D地的規矩，同時別人或許也不會告訴過他D地的規矩，所以他不懂得把得來的錢送一些給×伯爵×之流。不久之後，活神仙便被冠上「欺騙市民」的罪名，「捉歸官裏」去了。

今天是審判活神仙的日子——雲愁霧慘，所事的是山洪沒有爆發。

早上八點多，法庭就擠滿了人。這回聽審的人，比往常發生什麼重大案件時還要多上幾倍——活神仙而受害，在D地是多麼嚴重的事情呵！因此，沒有看過活神仙的人，都想來看看那活神仙到底是假什麼樣兒；看過活神仙的人，也想看看今天的審判會得到什麼結果——活神仙到底是與衆不同而有威信的。

「玻璃主真是勿知死囉，連活神仙都捉來審問。」一個掛着長耳環的約老太婆說。

「是呀！這樁有靈的活神仙也捉來，真是勿知死囉——喂！阿媽（婆），你有去求過活神仙嗎？真是有靈，我的亞狗發熱，去求他給一點仙丹吃就好了。」肥短身子的婦人答了腔，並補上一陣。

「我自己沒去過，不過我的女兒會帶了我的孫女去求他醫，也是醫好的。」

「媽媽的，這些專門騙人的傢伙，捉來吃吃加厘飯才好！」那邊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說。

「真是活該！」他的朋友也附和着。

有人替活神仙抱不平，有人却高興於活神仙的被捕。活神仙此則是使人們爭論着，騷動着。

九點，審判開始。

先是法官出來坐好，隨後傳出活神仙。看見活神仙出來，人羣中立刻起了一陣騷動。大家都爭着看活神仙的風采。

活神仙大概是四十五左右歲。瘦長個子，兩眼深陷，臉上有着相當長的鬚子，頭上是道士髻，身披赤色八卦袍，赤腳。看樣子不大像活神仙，於是一個不信他的傢伙說：「簡直不像仙嘛！」說着指前面不遠站着的一個留着白長鬚，眉毛亦作白色的老阿伯說：「假如讓這位老伯來扮神仙，倒還可以騙騙人！呸！這個什麼東西！」

這話叫旁邊的一位婦人聽了去。她看着活神仙，的確不像活神仙，雖然他身上披着八卦長袍。可是她心裏總不服氣！人家明明說活神仙是如何有靈，怎麼這條伙竟敢說活神仙騙人？於是她開了腔：「怎麼不像仙？人家真仙就是真仙，不必裝扮的。那些假仙才要裝扮——我看你說話要小心，担心天會罰你！」

「我才不怕天罰呢！」

這時候法官已審問活神仙了，大家便靜下來，專心聽審。

「你是活神仙嗎？」法官問。

「是！」活神仙點點頭。

「你知道不知道你犯罪？」

「不知道。」

「欺騙別人是犯罪的，你不知道？」

「我沒有騙人，我基存心濟世。」

「聽說你能知道過去未來是嗎？」停了一會，法官轉了話語。

「是的！」

「那麼政府捉你，你怎麼不知道呢？」

「誰說我不知道？」

「知道你為什麼不逃走？」

「劫數難逃！」

糟糕！「劫數難逃」怎樣解罪呢？辯護員有點着了慌！結果費了許多

唇舌，才叫法官大略懂了它的意思。法官差點兒沒笑出來！好個「劫數難逃」！

接着，法官叫人拿了活神仙的「仙掃」、「寶劍」、「仙符」等出來，問明了它們的用處。

最後法官問：「聽說你能够連續兩個禮拜不吃飯是嗎？」

「是的！」

「好！那麼現在就先把他關起來，兩個禮拜內不許給他飲食。」

法官於是宣佈退堂，審判暫時到此為止。

這時候，那個不信仙的條伙又乘機向那些挑戰：「這樣把他餓死了才爽快——什麼真仙？假如是真仙，早就變無了，還讓政府捉去監牢裏餓肚子？」

「人家是劫數難逃嘛！沒有受難那裏可以成仙？」他的同伴也跟他唱起雙簧。

婦人不知道後者是在諷刺她，還得意洋洋的說：「對啦！沒有受難那裏可以成仙？」

數天以後，報上說活神仙在第三天晚上，要求看監牢的給他飯吃。

生 與 死

四周都是黑沉沉的。牢裏雖然有一絲燈光，但也顯得那麼昏暗。是午夜時分了。

此刻，司馬還靜靜地在床上躺着，整個臉孔都幾乎埋在這頭裏。他是睡着了。

久矣，他把身子挪動了幾下，終於翻了一個身，把面孔翻了上來。

一隻蚊子，嗡嗡的在他耳邊、鼻上繞了幾圈，結果釘在他的臉上。他好像察覺了，把頭擺動了擺動。蚊子於是飛了起來，但只是那麼一下子，又釘了下去。

「拍！」他本能地把左手向臉上一拍。這樣，他卻醒過來了。

他微微轉動腦袋，向前面望了一望：眼前是一片昏沉，壁間那微弱的

燈光，給輕風吹得不斷在搖擺着。

「是什麼時候了——大概沒有這樣快就天亮吧？」

他再把眼睛閉上。他要睡到天亮才起身。

時間慢慢的溜過去。大約過了三刻鐘的光景，他還是睡不着，他好像覺得有塊膏藥黏在他心上似的。他的心有點亂。

「怕再也睡不下了。」

他坐起來，輕輕的呼了一口氣。

他感到悶。他站起來，想到院子裏去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他慢慢踱到門邊。

牢門緊緊地鎖着。

「啊！」

兀的，他醒悟過來了！他馬上陷入失望的深淵裏。剛才，他還以為自己是在家裏呢！

怎麼會在家裏？他坐牢已經坐了快半年了呀！

他又想起自己之所以會坐牢的事來。

「李陵——」他是不能怪李陵的。他始終認為李陵是一個「奇士」。他事母極孝，對人又非常誠懇，不貪利，取予都很有道理。他還富不顧身，深入匈奴，救國家的危急。他實在有他的祖父——李廣之風啊！李陵的投降是萬不得已的，他怎麼能够怪他說幾句公道話？

說公道話就坐牢，說公道話就得了死罪！他說！他恨君王的霸道，他恨朋友中沒有一個像朱家，都解這樣的朋友，不然，他還會在這裏受罪麼？

他腦子裏閃進了漢武帝的影子。這個刻薄無情的獨夫，當初李陵投降的時候，把他叫了去，問他對李陵事件的看法。他深恨那些看風駛舵的大臣們對李陵的毀壞，他不能為自己的安全，便昧着良心，說起來李陵的壞話來。他把自己對李陵的看法向漢武帝說了。誰知武帝沒有等他說完就發怒起來，加了他一個「謀國主上」的死罪，把他關在牢房裏。

如今擺在他面前的算是有三條路：

第一條是伏法而死。第二條是拿錢五十萬來贖罪。第三條是受腐刑而保存生命。

生命，是媽媽都曉得愛惜的，何況他是人？假如他有錢，這實在是一

件輕而易舉的事。只要交了五十萬的贖罪錢，他便可以輕輕的從死神手裏逃出來了。但，無可奈何的是，他官小家貧，那裏來的這樣多錢？他平日的所謂朋友們，看到他得罪了皇帝，下獄受難，早已裝着不認識他了，那裏還會來幫助他？世態炎涼，他是早就知道了的。

「原來那些腐刑，死刑，是專為窮人而設的！」

他現在明白了。有錢的人，那怕是犯了滔天的大罪，也可以輕易從死神手裏溜過。窮人，却只能受腐刑，死刑！

「這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啊！」

對於這個世界，對於那些人，他是痛恨到了極點！但是，痛恨儘管痛恨，這個世界，那些人，却要把他置於死地！

他要讓他們處死，抑是他要忍辱偷生呢？這生死與否的抉擇，在這快到半年的時間，幾乎沒有一天不在煩惱着他。

「痛快的就死？悲辱的偷生？」

今晚，這個問題又在他的腦子裏打轉。他實在苦惱極了！

受腐刑，這在他是多麼大的侮辱啊！人，聽應該有人的尊嚴的。他不能這樣輕易地受辱！他的先人雖然沒有立過什麼赫赫功勳，但他們的身世都是清白的呀！現在，如果把保存他的生命，就得去受腐刑！不！不！不！他像這樣侮辱他的先人，侮辱他自己！

他慢慢走近那盞燈旁。微微的燈光照在他的臉上。他臉色蒼白，頭髮凌亂得很。昔日自己粉嫩的美貌，因為沒有心情整理，如今也變得如像枯黃的雜草一般了。

「死！」是的，人總不免一死。在他，只有死是比較痛快的；只有死才能忘掉，忘去一切的侮辱。但是，他能夠這樣死去嗎？

「我死之後，你一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切不要忘記我所要論著的一切。……如今國家興盛，明主賢君，忠臣義士等等應該論述的人物，我作為一個太史而沒有去論述，廢棄天下的史文，我很感到惶恐！你可別忘記了我的話啊！」

他父親的遺言，又在他耳邊響了起來。

是的，他沒有忘記他的父親臨死時對他說的話。在太初元年，他四十二歲的時候，他就開始寫他的史記了。不過，他寫得很散漫。他絕對沒有

想到，他會在開始著述的第七年，當他的全部工作，是在「草創未就」的時候，就被捕下獄。他真後悔當初為什麼不急急的去完成他的不朽的工作。倘使他的史記寫完了，他就不可以沒有什麼顧慮的去死了嗎？他早就失去父母，又沒有兄弟，對於妻女，雖然他多少有點留戀，但也不足以阻止他去死。他的妻子會原諒他的，他相信。

但是，現在他沒有家室的牽掛又有什麼用呢？他的史記還沒有寫完！如果他這樣就快法受刑，那不總是跟死了一隻螞蟥沒有兩樣。人們不會了解他，也就不會同情他，人們不過以他的死，是罪有應得罷了。這樣的死，是多麼不值得呀！這樣的死，又怎能和那些轟轟烈烈的就義的人相比！

「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有時候也要估計一下他的代價！他相信自己不是那種貪生怕死之輩，假使他真是一個懦弱的人，要想苟活的話，他也曉得何去何從，何至於被打下半獄，忍受侮辱，世界上多少村夫俗子，在必要的時候，還曉得決然而死。他受辱至此，尚能活下去麼？

思潮起伏，他興奮極了。在牢中大步的踱來踱去，像一隻被困的野獸。他握緊拳頭，向前揮動着。

「天呀！」他幾乎喊了起來，接着又長長的呼了一口氣。

「西伯伯而演周易；仲尼乙（從戶）而作春秋；屈原放逐，寫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刑，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他忽然想起這些歷史事實來了。他覺得他應該像古人那樣，忍受任何巨大的侮辱。他不能死！他要在他自己的史記裏面，用種種方法，揭露出漢武帝和他的爪牙們的殘酷統治！

「我要教人們知道什麼是愛，什麼是恨！」

這樣想着，他的死與受辱的糾纏好容易解開了。在生死與死之間，他已經找到了他應走的路。

好像得到了解脫一般，眼角上微微濕潤的他，在嘴角上掛上了一絲微笑；……



俊 發

俊發是一位青年小說家，早年曾從事新詩創作，以「英雄」、「到巴西去」及「從黑夜到天明」成名。他的文字淺白暢達，作品充滿着生活氣息，筆下的人物更是多彩多姿。處女集正在整理中，不日即可面世。

高 攀

利白嬌中了福利部頭彩，這消息震動了福才嬌。

福才嬌，和利白嬌有一段很深的交情。以前，她們共同居住在一間亞答服裏，靠做公司工和割膠過活。她們也合種點菜。

兩年前，利白叔在布區裏開了間雜貨店，他們一家人便由膠園裏搬到市區來。由於經營得法，店務蒸蒸日上，他們情況日趨好境。

據說：財神爺永遠是跟着錢財的，你越有錢，他越愛找你；要是你窮，他連睇也不睇你一眼。

利白嬌便是這樣子；雜貨店生意在興隆的時候，偏偏又中了彩票，這真應驗了財神爺是專找有錢人之說。

福才嬌，還是在膠園裏住，和一個十六歲的女兒相依為命。

說來說去，怨只怨福才叔早死了，不能跟人家一模一樣，也去開店做生意，才使她們現在還處在同一窘境中。

但是，利白嬌不能說是沒有義氣的人，她念舊情，常常送東西給她們，和給她們賒賬。

福才嬌却只有眼紅之意，沒有感激之心。

她一心一意在轉她的念頭。

現在，利白嬌是中了福利部頭彩。

利白嬌膝下有兩兒，長的亞明，已十九歲，在某中學唸書；次子亞勝，也十七歲了，是個「亞飛」。

福才嬌却有一個已十六歲的女兒，亞花，要是亞花能嫁給她們兄弟中間任何一位，不是可使母子倆終身受用不盡？福才嬌常常這樣想，現在她更這樣地打這主意。

於是她想了一個計策來。

在利白嬌中彩票後的一個月，一天，福才嬌佯故辭了割膠的工作，帶了女兒，去拜訪利白嬌。

亞花，是個從小沒有受過教育，有着一個從她母親模子裏印出來的同

樣的頭腦，以為有錢便有幸福，虛榮心極重的女孩子。

中午，太陽光像毒蛇的吐信，炙得人發燙。福才撐了陽傘，和濃妝豔抹，打扮得妖精的亞花，一同到利白嬌的店裏來。

利白嬌見老朋友來了，便招呼到她們店後去談談。

「我說呀，亞清姐（利白嬌的名字），那死人頭家，真沒良心，說是要讓出位置給他的妻舅的舅舅的表哥的堂弟的兒子來工作，並要讓出屋子給他們住，好讓他們看顧妻舅，便隨便捏造了莫須有的罪名，把我們母子倆攆了出來，你說我們可憐不？」福才噙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把利白嬌引得落淚。

事情是這樣，膠欄老板由於有一個親戚要來做工頭，家小很多，便另建了一間小屋子給福才嬌母子，以騰出一間大屋子給他親戚居住。

福才嬌巴不得有這機會，便連忙辭了工，到利白嬌這裏來求憐憫。

利白嬌是個好心人，利白叔也是個好好先生，他們自然有念到舊日同居之情，便叫她們母子在店裏住下去，幫忙洗衣，煮飯，做起閒人來。

這正中福才嬌的心坎。

現在，她的第二步工作便是如何鼓勵亞花如何去引誘亞明或是亞勝。

亞明和亞勝，這一對兄弟，也有小心選擇的必要。

亞明和他父親一樣，是個老實人，他除了讀書以外，便在店中助理店務。他為人默訥寡言，面目清秀，是個標準的好男兒，只是身體弱了些。

亞勝可不是，他才十七歲，長得高頭大馬，舉止輕浮，整天穿着花花綠綠的牛仔裝，油頭粉面的，沒有一刻鐘耐煩站在店前助理買賣，是個標準的花花公子。

一個女人想要人，總之要嫁給比較持重可靠的人，才比較有幸福。

福才嬌因此看中了亞明，希望亞明作她的女婿，於是便整天鼓勵亞花多多接近亞明，同時也整天夢想亞明會叫她一聲「岳母」。

亞明雖然俊秀，但是却不解男女風情，他就像木頭一般的，常常辜負了亞花的一片癡心。

但是，亞勝却早解個中滋味，他不等亞花先向他親近，倒先向亞花獻殷勤。這并不是因為他向來對女人只抱着玩弄的態度。

福才嬌可煩惱極了，她既要設法求得亞明對亞花的愛，還要提防不老

實的亞勝會欺負了她的亞花。

但是，亞明是利白家中人，亞勝也是利白家中人，自然嫁給誰都是一樣，福才嬌有想到這一點，她才比較安心些；可不是嗎？要是亞花給亞勝追了去，看你利白叔認不認亞花為媳婦？像這樣有地位的人，誰不顧他們的名譽，地位？

三個月後，情形漸漸不對了，亞明還是像老和尚一樣，對亞花毫不動情；相反地，亞花給亞勝帶去看戲，有幾回徹夜不歸。

福才嬌感到心悸悸地，她不得不提早實行她的第三步計劃。

一天，她得到一個機會，便和利白嬌談了起來。

「亞明的爸，年紀已經老了，想要早日抱孫，要在明年替亞明娶妻子，……」吃了晚飯，在廚房裏利白嬌對福才嬌傾談着。

「唔，那麼，你喜歡誰做你的媳婦呢？」福才嬌連忙問道。

「這個麼，只要亞明中意了誰的就行啦。」利白嬌是個開明的人，她向來是愛兒子和尊重兒子的。

「啊，亞清姐，我說呀……，不說了，孩子的事……」福才嬌故意裝模作樣的，把話說了一半又吞回去。

「你說什麼，說吧！」利白嬌却要她說下去。

「唉，亞清姐，我和你的交情是多麼的深呀！唔不知你有沒有聽到人家在說……」

「說什麼呀？」

人家都說……說……你們的亞明，很喜歡亞花的！」

「是嗎？」利白嬌腦子裏冥冥間想起過去她們住在一起時，福才嬌對她說的話：「是我呀，我才不是女兒嫁給你兒子這樣的殘命人！」但她不表示什麼。

亞清姐，你和我們也同住得久了，自然能够知道亞花的習性，我的亞花，自幼便是乖孩子，很聽話的，而且又很嫺靜；唔，亞清姐，我忘了告訴你，有一回，我把亞花的照片寄回唐山去，唐山的人都說是大家閨秀，真是富貴子之相哩！」

利白嬌很有耐性地聽完她的一大篇話，說道：「要是亞明他真的喜歡亞花，那自然只有隨他的意思了。不過這一點，也要待我做娘的去問問他

呀！」

福才痛感心中的大石丟了半塊。

亞花又給亞勝帶去過多幾回夜。

利白嬌沒有回音。

福才嬌又不好意思追問，只急得像熱鍋中的螞蟥。

最糟糕的是亞花開始發生生理變化，她開始無故頭昏，嘔吐，嘈酸，嗜酒。

亞勝却藉口被假，溜到星加坡他舅舅家裏去了。

終於，有一天，利白嬌告訴福才嬌：

「亞明的爸，打消了明年給他封老婆的主意，因為亞明身體太弱了。而且，亞明也說要等大學畢業後才作結婚的打算。同時，我偷偷地告訴你，亞明和他的一位女同學很要好，他們打算明年畢業高中後，一同到南洋大學去！」說着，一種母性內心的歡愉，不覺在眉眼間流露出來。

福才嬌迎頭挨了一棒，陷於半昏迷狀態中。

她的一切希望都像肥皂泡，在空氣中破滅了。

於是，她沒有面目見人，只得帶了亞花，和她肚裏的孽種，靜悄悄地離開他們了。

她們離開的時候，只有明朗的天氣，暖和的陽光，送她們上火車。

崩潰

星期三的晚上。八點多鐘，林源和的辦公室內，坐着這麼四個人——林源和他本人，黃德民，陳才順和許富英這三個他的伙伴。

這辦公室，是在林源和的雜貨批發店樓上，兩張辦公桌，幾張椅子，和一些商品樣本。其中一張辦公桌上亮着一盞檯燈，林源和坐在燈下，在算着什麼；其他三人都在椅子上坐着，抽煙，談論女人。

好一會兒，林源和把賬算妥了，站起身來，乾咳一聲，順一順嗓門，說道：「諸位，這一期我們比前期少收了千多塊！」

黃德民，陳才順和許富英不約而同地抬起頭來看他，都感到有點

愕；其中黃德民的面色最難看，因為在前期的時候，他是最反對「封字」的。

他們都保持沉默，靜聽林源和繼續報告下去：「這一期，我們手下沒有給人中，除了一個中五角錢字尾（百字）該賠三十七元。」他略停一下，接着又繼續他的報告：「這一期共收兩千另四十元，扣除賠金和佣金，淨存一千八百元；這裏，才順兄提議拿一千元補上期我們輸去的那些，這樣，還剩下八百元，這八百元，就依兄弟的意思，像以前一樣，大家分攤！」他的語氣帶着問號，他是在徵求大家的意見；其實，他是迫切需要這筆是區區的兩百塊錢，因為明天他要到銀行去「壓灰」，還差整千塊錢！

「分就分吧！」陳才順把手中的煙蒂隨手甩到窗外去。他是一個包工頭，入息很豐厚，兩百塊錢還是修他明晚到「城」去「叫雞」。

林源和於是打開抽屜，取出一疊鈔票，算一算，分成四部分，放在桌上；這時，他心中在盤算着要如何開口向他這幾個同伴借錢入銀行，以免明天取灰！

「上一期我都說不要封字，不要封字，你們看，現在大家不都要少分幾百塊錢？」黃德民一肚子牢騷，這時，已到了飽和點，非發洩不可。他的爆發牢騷，是有理由的，因為他給林源和的前前後後借去了兩千多塊，加上近來他無論三張牌，都手氣不好，因此弄得他那批雜貨店有點週轉不靈，本來在上期他不想封字，可以多收千幾百塊，多分一些，濟一濟燃眉之急，但因事與願違，他的面色很難看。

許富英的情形也和黃德民差不多，他也板着面孔，沒有出聲。

林源和一臉尷尬，一時間只能唯唯的吶地說：「是因為前一期我們輸得太厲害，這期不得不謹慎一些。」

「做這種事情，完全靠運氣，不敢放胆一下，那能有賺？」黃德民照舊發着牢騷。

「這麼說來，我就難做人了，封字，也是大家同意的，現在，錢收得少，又要怪兄弟；我處左右做人難呀！」林源和是個很有修養的人，這時，面上也顯得不大好看。

結果，還是由陳才順出來打圓場：「上期封掉的字，都是很好的老

字，怕就怕它萬一開出來，我們連老本都要輸光！現在還是把賬算好，再決定下期怎辦吧！」

林源和鬆了一口氣，黃德民也不好意思再發作，許富英依舊一聲不響，就算是贊成陳才順的意見了。

「下一期，」陳才順繼續說：「我看可以不用再封這麼多字了，不過，像××財神爺打的三八九，五四七和雙漢××大柏公打的大三五，四四八都不可收注，以免像前一期一樣！」他說的前一期是指他們給入中八塊錢千字，輸去五千多塊的那次。

林源和用眼睛支持他黃德民和許富英默不作聲，算是通過。其實，他們心中是反對對字那鬼玩意，但大勢所趨，也只好適應環境了。

「那麼，這期各位能分得多少就先拿多少，等下一期，我們才到大酒樓去慶賀慶賀！」陳才順永遠是樂觀的。他聽說著樂觀的話。

林源和把分開的鈔票向前擲一下，但謙虛地讓別人先拿。

陳才順不在意地抓起一把，算一算，塞在褲袋裏，說：「走，今晚我請客！」

林源和騷然抽風，看一看安祥躺在裏面的那疊一千塊錢的鈔票，他心中有了主意，面色鬆了一點。

黃德民抓起桌上的錢票，鼻子裏「哼」了一聲。
許富英靜靜地拿起桌上的鈔票，傾先走出辦公室，黃德民跟隨著他，其他兩個也跟着出來。

「昨天晚上，我在K埠遊藝場裏擲針輸去了三百多塊！」黃德民有意興意地說這麼一句話，大家也若無其事地聽著。

不過，大家心中都有一個共同的意念：
「等星期日的晚上，我可以鬆一口氣了！」

星期日的晚上，黃德民在他的店中，心中却如熱鍋中的螞蟥。

明天一早要找一筆錢還賬，今天遠遠禮拜，生意少做，賬又不能收，萬一今晚這期千字給入中了，或者今晚錢分得少些，他就要感到弄不開了。

不過，說來說去，怪也只好怪自己不好，他前晚上去K埠遊藝場中

針，贏了兩百多塊，昨晚把櫃裏的錢都帶到遊藝場去，結果整整一千多塊錢都在那針牌上擲去了，因此他不得不為這期的千字擔憂。

「×你媽！」新來學工的小伙計打翻了一個空杯，也使他暴燥得開口罵人了。

陳才順駕着新買的「奧博」汽車來了，他在黃德民的店前停了下來，在車上大聲地問道：

「喂，還沒有料理好嗎？」料理是指他的店務。

「好是好了，還沒有神涼！」黃德民移動他肥胖的身軀，走到汽車旁邊。

「那麼，快去神涼吧，我在美記咖啡店裏等你。」他說罷，開動車子走了。

黃德民走回店中，許富英打電話給他：「哈囉！」黃德民拿起聽筒，一脚架到椅子上去。

「哈囉，是德民嗎？……喂，聽說今晚上與獎開四四三，……這個字我們收了大注！……恐怕……恐怕風聲不大好！」許富英在電話裏對他說。

「什麼？四四三？……好！好！我沖了涼就來……才順在美記咖啡店等……喂，很快就來！」黃德民放下聽筒，面色顯得更加難看。

好一會兒，他們都集合在美記咖啡店，只差林源和還沒有到來，三個人等了半個鐘頭，覺得不耐煩，便一同到林源和的批發店裏來。

店門緊關著，櫃上辦公室一片黑暗，三人都滿腹狐疑。

往常，如果林源和沒有到美記咖啡店和他們會齊，也必先到辦公室裏等他們；但今晚，氣氛有點不尋常，他既不到咖啡店，也沒先到辦公室，那麼，到那裏去呢？

三個人都不約而同地感到驚訝，意識到林源和背叛了他們。

林源和是他們千字票公司的財政，近幾個月來，黃德民就看得出他不大可靠，但礙於他是陳才順的妻舅，而陳才順手下的工人都向他賄賂買錢，錢都是陳才順代收，他不好意思說什麼。

「他到那裏去了？」許富英在僵住的空氣中先開口，他也是很需要錢明天去「塞仄」；他補充說：「剛才我打電話去他家裏，他家裏人說他早

已出來了，那麼，他到那裏去了？」

黃德民不安的情緒無限地高漲，他把手中的香煙，狠狠地摔在地上，隨即吐一口痰。

「等一下吧，也許他有別的事？」陳才順說了句安慰他們也算是安慰自己的話；這時，他心裏頭也是急得狠的。

這時，平時代他們收住的亞狗葉脚車經過這裏，許富英眼快，把他叫住了。

「你有看到源和沒有？」黃德民不待他下腳車，便開口問他。

「下午四點多我來交賬時他還有在，不過現在就沒有看到。」

「那麼，你手中有給人中沒有？」陳才順上前一步，向他問道。

亞狗先用不安的眼神看一看他們，然後吞吞吐吐地說：「有……」

「多少？」黃德民搶先問他，許富英強大着眼睛盯住他。

「我手中給人家中了二十多塊千字！」

「什麼？」黃德民感到一陣昏眩；二十多塊千字！獎金是十二千多！

「還有呢？許富英強自鎮定，他已緊張得不得了。

「據亞發說他手上給中了有三十多塊，亞豐的手上有二十多塊，亞錫的手上也有十多塊，亞……」

黃德民沒聽完他的報告，站不住腳，要倒在地上去，陳才順連忙扶住他：「德民！德民！」

許富英呆了一陣，轟然一聲，也倒在地上。

陳才順和亞狗忙亂地嗶叫：「德民！德民！」「富英！富英！」

林源和店門口上的招牌，在街燈映照之下，發出慘淡的反光，顯得怕人。

林源和的辦公室依舊是一片黑暗。

只有林源和不知何處去了。



林 華

林華，曾得到檳城光華日報金慈紀念短篇小說比賽第八名。這在年青的一輩來說，是一件相當值得驕傲的事。

有橫溢的天才，這是我們從他的小說中就可以看到的。落筆很快，三、四千字的小說，他在兩三個鐘頭內就可寫成。

戴黑眼鏡的女人

在這一向被認為十分守舊的甘榜裏，竟出現了一個戴黑眼鏡的女人！戴黑眼鏡是時髦的，尤其是女人戴上黑眼鏡，在這村子裏是第一次出現。

這件事簡直騷擾了整個鄉村。主角是三年前離家出走的龐桂英。雖然龐桂英在三年前出走時，她的家人曾聲言已與她脫離關係，再也不允許她回龐家。然而，她竟回來了，而且家人並未與她鬧過一聲。原因是龐桂英的父親龐大，在桂英出走後不久便因重病而去世。

說到龐大，在這村裏，他該算是閒人。在少年時代，他曾唸過三字經，也曾背誦過千字文，算盤眼法也頗來得；只是三十年前從唐山來到這裏，一直沒有獲上好機會，所以他就像母雞孵蛋，永遠將不醒一般，居住在這村子裏，過着農耕的生活。雖然他家境從未有起色，但村裏的人們，不論男女老幼都十分尊敬他。每逢遇上鄰居吵架，都來請他做「公親」。誰家賣雞賣鴨，也都趕着來請他算賬。

誰叫時運不濟，自從那班被政府限制居留的阿哥們來到這村裏之後，他的名譽便一天不如一天了。原因是他那不爭氣的女兒——桂英，居然與那班傢伙搞上了。整日神出鬼沒，來去無踪，這件事引起了村子裏的人們議論紛紛。龐大多少聽到些消息，從此再也不敢出去走動了。這般悶氣他只好向那寶貝女兒去透出。

桂英就在這種情形之下悄然離開了家，而那班搜得民不聊生的傢伙也就在這時候失蹤了。

龐大開始出來行動。

「阿英怎麼啦？有什麼消息沒有？」比較關心他的老前輩們見到他便會悄悄地問一聲。

「有什麼值得提的？就算我龐大倒楣，難道還允許她敗壞了村裏的風俗？我早就說過，只有把她趕去，我龐大才可留回多少面子來見人。」龐大認為這樣才能挽回他瀕於破產的家風。

「其實嗎，她年歲還淺，如果她肯回來認錯改過，也可不必過於嚴究她啊。」在以前，他們都很贊賞阿英的。

「嚴究不嚴究，她已不再是我們團來的人就是了。」龐大出言堅決。然而桂英却安然地回來了，而且戴着黑眼鏡回來。

當她提着行李，扭扭捏捏走進村裏的時候，已經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尤其是那些未成年的姑娘們，都紛紛擱下了手上的工作，若驚若跳地趕着來。起先，她們並未想到，這帶黑眼鏡的女人便是阿英姐。一直跟到村門口，辨出她的真像時，却又紛紛地跑了。

於是她們聚集在阿蘭家的舊欄邊，開始在討論着。

「阿英姐準是在外面發達了，妳們可有看見她頸上的項鍊和手上的金手鐲？」

「腕上的金手鐲才是值錢呢！」另一個說。

「妳們猜她做什麼工作去？」阿玉用探討的目光，睜着周圍的同伴，希望找出她的答案。

「準不會是幫人煮飯洗衣服。」阿蘭肯定地說。

「妳怎知道？」阿珠不服氣地說道：「大都市裏找錢容易，幹什麼都有收穫的。那兒像咱們村裏這樣倒霉。」

「可不是，我們大姨母的親家家裏的傭人每月薪水就有八十大元。」小丫頭比着八個手指說。

「只消做上半年，什麼金器手飾都有了，更何況阿英姐已經去了三年。」

「她為什麼要回村裏來呢？」

「錢太多了用不完，難道不帶回一些給家人用嗎？」

「她可能是來接她母親和弟妹進城裏去。」

「要是龐大叔還活着，相信也不再扳起臉孔罵阿英了。」

「妳們說她還會記得我們嗎？」

「怎會不記得。」

「可能她還帶些東西來送我們呢？」

「我卻不想愛她的東西，我只希望她能帶我進城去。」

「妳父母親不會反對嗎？」

「妳忘了阿英姐是悄悄地偷跑出去的？」

「妳也想學她啦？」

「我會先和爸媽商量的。」

「……………」

就在她們議論紛紛的當兒，龐桂英在門口向她們探望了一下後，便向她們這邊走來。她腳上的高跟鞋已換上一雙日本拖鞋，但臉上的黑眼鏡卻還沒有脫下。

這下子可喜煞她們了，大家靜候着。

「我們都不出聲，看妳先叫誰？」

桂英走到她們面前，臉上露出一絲兒笑容，這笑容不像鄉下人來得那麼簡單，而是帶着幾分苦澀與勉強的。

「妳們好嗎？」她問聲問道。

大家紛紛應好，但聲音不很整齊。

沉默着，相隔了三年，她們像生疏得不敢交談。

過了片刻，阿蘭說道：

「阿英姐，妳發達了，我們都恭賀妳。」

桂英只是保持着原來的笑容，沒有說什麼。

「看妳身上配戴的首飾，我們真羨慕死了。」阿玉道出了心聲。

「是的，我們不知幾時才能像妳一樣。」另一個附和着說。

「英姐，妳幾時回城裏去呀？」

「我們也想到城裏去找工作。」

大家都捨不得眨下眼睛，只望着桂英的臉孔，等待着答案。

沉默了好久的桂英，終於開口說話了，她說：

「我已不再回城裏去，我要和妳們生活在一起，妳們已忘了我過去的錯誤嗎？」她的喉嚨像被什麼東西哽着似的，好容易才說出這三句話。

「錯誤？」阿珠說：「妳不是帶了好多東西來嗎？難道妳的母親還不高興？」

「妳那些首飾總共能值多少錢啊？」

「請別問價錢。」桂英苦笑着說：「我是犧牲了比那更貴的東西才換來的。」

「妳是說金剛鑽嗎？」阿蘭知道，在世界上，金剛鑽這東西是最值錢的。

但桂英却搖搖頭。

這可令她們接不著頭腦，只能相顧無言了。

阿蘭覺得讓寶貴的時光在沉默中溜走，那未免太可惜了。所以她換了一個話題說道：

「我認為那些首飾都是多餘，只有這黑眼鏡才够威風呢。」

「珠妹，妳錯了，」桂英誠懇地說：「我戴黑眼鏡並非爲了表示威風啊。」

「那是爲什麼？」有幾個人齊聲問道。

桂英只好用手指把黑眼鏡緩緩地取下。

「哎呀！大家幾乎叫出聲來，原來桂英的眼眶周圍都是傷痕。

「這些都是牙齒咬的痕跡。」

「是狗咬的嗎？」大家問。

「可以這麼說。」桂英答。

這就怪了，都市人到底是都市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麼會「可以這麼說」的。大家都覺得桂英姐的談話越來越深奧，不敢多問下去。

阿蘭她們豬欄裏的豬該得啾啾鳴鳴地叫，這使人想起了自己的工作，便紛紛散去。

桂英將黑眼鏡掛上，回頭走向家裏去。



秋 朗

秋朗以小說成名，是星馬的青年作家。曾以「牆」獲得光華日報金箱徽文獎。作品富麗飄逸，若流水行雲，人物刻劃入木三分，感人力量頗高。處女集正在整理中，不日便可付梓面世。

賭 債

有兩個陌生的年青人，一個瘦一個胖，都戴着黑邊的黑色太陽鏡，在店門口的招牌字仰讀了一番，又向店裏東望西望地偷視一週。我連忙從櫃枱旁的圓凳上跳起來，走過來殷勤而禮貌地招待道：

「這是高明雜貨店！兩位要買甚麼嗎？」

「你是做工的？我們要找高小發，他在不？」那個胖的皺着臉問，眼睛一直朝裏面張望。那個瘦的則雙手插進褲袋裏，臉色強硬地又仰頭看看門牌。「不錯是這間！」——他自信地說，然後盯住我，樣子好兇惡！

我把他們從頭到腳又從腳到頭迅速做一番打量，心中隨即明瞭這兩人都跟店東的兒子同一派的人。他們都穿著褲管狹窄的牛仔褲，腰上一條金黃色的褲帶閃閃生光，而上衣却寬闊得可放進十幾瓶的烏蜜啤酒。「他們一定是高小發的朋友！」我想。

「高小發早上出去了，一直沒回來過！」我說。其實，他天天是這樣的。悠閑無事，不是逛街便是上電影院。父親老高罵他勸他都不聽！

「出去了？甚麼時候回來？」那瘦的搶着問。

「不一定，有時下午三點多，有時五點多，有時……」我都從實說。老實說，有時我根本沒有見到他回來，不知他在外面搞甚麼鬼。第二天回來時，他父親便大發脾氣，說要懲戒他，不許他離開家。但總是他媽媽爲他求饒，寬恕他一次又一次。

「他媽的，你講得真噁煩！告訴他，我們明天這時來找他，叫他別走！」那胖的不耐煩地說，拉了拉同伴的手掉頭便走！

「噁煩，有甚麼事交待我好了！」我喊道。但他們已頭也不回地走去了。

「是誰，阿山？來幹甚麼的！」店東在裏面開聲慌張地走出來，瞧着那兩人問我。

「那裏知道，說是來找小發的，明天還要來呢！」我告訴他。他忽然生氣地在桌子上一拍，毛筆墨水都跳了起來！他刻滿紋溝的臉，一陣紅一

陣青白，我知道這位固執倔強的老人又要發神氣了。

他一言不發地又匆匆走進去，我茫茫地瞧着他佝僂的背影消逝在門後。「老高倒是個很勤儉的人，但兒子却不肖！」我對自己說。我不只討厭他的兒子，還有些恨他。他不務正業，生性浪蕩，又交上不三不四之流的人，變得更加墮落！

記得有一次，我坦率的告訴他的父親說：「小發跟人家在賭錢呢！」這是事實，我不單聽人家這麼說，我還親眼看見他從賭館出來呢。聽了我的話，他的父親很氣憤，在他甫進門時便破口大罵一番，他自然只好靜靜佇立着，垂着頭像戰敗了的公雞。後來自然是他媽媽出來調解的。

事後趁他父親不在時，他便在我身上報復了。他吼着嚷道：「阿山子啊！我警告你，還是別管閒事！你再管我給你炒魷魚的，告訴你！」他說着，把拳頭在我面前虛地揮了揮，臉上呈現一種張蠻無理的神色！

想着，那種驕傲自大的神情彷彿又出現在我眼前了！我轉了個身，正想坐回櫃檯旁的沙發區覓時，我忽然聽見後屋裏店東跟他的夫人在門嘴。我傾耳靜聽一回。起初他們說話還很纖細，但一會兒後却响亮起來，顯然是在吵架的了！

「甚麼話，這都是你嬌愛慣的！你每次原諒他原諒他，這是甚麼話，人家找上門來了！」老高暴躁地喊道。

我受了一驚，慌忙悄悄地行近去聽。

「這有何關係，朋友來拜訪又不是大不了的事！」我見到老板娘滿臉輕蔑地回答，像全不在乎的。她是一個肥胖的女人，這時一屁股把自己栽落在一張椅子上。

店東憤憤地站了她一會，無可奈何地轉身走了出來。我連忙閃身的躲開，老板在後面自言自語地說：「這小子完全給她毒壞了的！看不造出一場鬧事來，才怪！」

傍晚時，當我晚飯後從後房裏走出來時，高小發才滿臉無精打采地回來。一看到我，他遲疑了一會，便這麼問我：

「喂，阿山！今早是不——有人來找我？」

「啊！是的，有兩個！一胖一瘦！」我連忙回答。

他臉色忽然蒼白，眼色驚慌，顯然地他是吃了一驚！他鬼鬼祟祟地望

望身後，態度狼狽地又探問我：

「真的？他們有說甚麼嗎？」

「沒說甚麼！不過——他說明天還要來！」

「不要告訴我父親吧！」他胆怯地警告我。

「哼！你幹的好事呀，不要告訴我！」不知甚麼時候他父親竟站在我後面。他宏雷般的聲音把我嚇了一跳。但小發顯然更加害怕，身體瑟縮着，目瞪口呆地望着父親！

「方才那兩傢伙是不是你的朋友？」他的父親冒火地的喊道。他是無情的，他的話是斬釘截鐵無容分辯！

「是是……是是！」他哆嗦地回答。

「那些是流氓，他們來幹甚麼的？」

高小發幾乎害怕得魂魄離身了，垂着頭呆立着。他的唇顫抖地動了一動，可是沒有話說出來！老板見他這樣子，更加光火，逼近了兩步正想舉手賞他一記耳光時，老板娘出來了。她跑到兒子面前，用身子擋住兒子。

「幹甚麼的！開口就罵，動手就打！你打看，我才不饒你！兒子這麼大了，還要打罵！好看是嗎？」她說

老板只好屈服地走開了幾步，也不跟她爭辯，只顧望出門外。故意裝出不同與之爭的態度。但我可以猜測到他這時心中的火氣是如何大，而他却極力忍了下來！

「你擋護就擋護到終了！萬一甚麼事發生，要我出頭時，那時我才不會允承！告訴你。」他嚴厲地說，像在法官之前讀一番宣誓。他是一個言行一致的人，我知道。他從來不騙話，做事乾乾淨淨；但他也帶着固執的個性，偶而犯了一些差錯，他是不會低頭認輸的！

「不出頭便不出頭，有何關係？」老板娘應道。小發見媽媽為自己出頭，早已悄悄溜進了後房裏。

這一晚，老板娘憤憤的一直不曾跟任何人談過話，甚至於第二天，他依舊緊閉着臉，滿面是怒氣！

清早，我照例把店門打開，把貨物整理好擺出來。老板也像以往一般在櫃檯裏坐下，忙着打電話和核算盤。然後照例有一些顧客陸續續續的到來，多半是上巴利買菜的主婦。

高小發穿著得整齊齊的出來了。他胆怯地望了望父親，見父親正低頭在算賬，正想悄悄溜掉，父親突然猛然抬起頭來，嚴厲喝道：

「大清早的，要去那裏？不許出去，等會有人來看你！我要看看那班傢伙跟你說甚麼？」

高小發頓時面色青白，聽著父親想為自己辯護或撒一個謊，但見到他冷峻的眼光，不得不退縮走進去。我從來沒見到他這般弱脈的。小發雖強硬，但在父親面前却一些也不敢反抗，像一隻柔順的羔羊。是的，他確是羔羊，他不只幼稚得無知，還任意受人牽引！

兩年前，我初來學生意時，高小發還是一個正直無虛偽的學生，賦有父親坦率堅硬的性格，這時期我們還很投機。但自交上了一班浪蕩的青年後，他便變了！他也學起抽煙，調戲女孩子，以及滿口惡語。不只在思想上，外表上也變得無一是處！衣服寬鬆的，而褲子却是緊緊窄窄的；頭髮尖尖的突出來，像個猿頭！他也學會了一種邪淫的笑，經常掛在嘴邊。

他這轉變是很明顯的。他父親自然看在眼里，但由於自己妻子百般袒護，而且認為傳聞去也不甚好聽，於是也就愛理不理的不大管了。其實，他也不可能事事皆管。他是個忙人，年紀也已半百了，精力腦神都有個限度，如果再加於商業事務外費心神，那無疑是對自己折磨！

我用同情的眼光瞧瞧他，心中無端端地生起一種欽佩的情感。他把頭抬起來，向裏面不放心地瞟一瞟。

「阿山，你去看看他有從後門溜掉嗎？」他說。

我進去看。他沒溜掉，正無聊地開著收音機，是一支跳舞的曲子。他直把腿搖著，晃著，自我陶醉一番！

「老板，他沒走！」我出來告訴他。他點了點頭，忽然怔怔地望出窗外。

兩個年青人走來了，一胖一瘦，無疑是昨天那兩人，裝束也跟昨天一樣，牛仔裝和太陽鏡。他們走到櫃檯旁，那瘦的開口對老板說：

「高先生！我們是來找令郎高小發的！希望面報一聲吧！」他說著坐到近櫃檯旁的一張圓凳上。他們都極力裝出一派文雅友善的態度，使人不能隨意譏指他們為壞人！

「有甚麼事？我是他的父親，告訴我好了！」

「是，我們知道。不過，我們必須為他保守諾言，因為是他叫我們不可告訴任何人！」仍舊是那樣的說。

「他已給我醒起來了，好，既然你要找他，那我就叫他來了！」老板說。他叫我進去把小發叫出來。

但是，小發已偷偷從後門溜出去了。他定是聽見他們來，就拔足先逃了吧？我想。我重出去報告了他，那兩個陌生者突然面面相覷著，一臉驚異。我還以為他們不相信，於是又加重語氣重複一遍。

「是從後門溜掉的，方才還在呢！」

沉默片刻，那胖的才開口。他一臉不滿地說：

「不瞞你老人家，我說，他是欠我們一筆賭債！」

「甚麼話！」老板顯然大吃一驚，幾乎是叫喊的說。

「不多，剛好三百塊！高先生！」那胖的冷靜地說。

「哼，這小鬼！幹好事了，去賭博？」老板把臉沉下了，露出痛恨，憤怒的臉色！他把椅桌重重地一拍，站了起來。那兩人看看不對，那粗壯站起來，退出幾步！

「甚麼事啊，甚麼事啊？」老板慌慌張張地從裏面奔出來，神色驚惶地問，看到那兩人，他知道事情壞了。

「好啊！你來了！現在看你為兒子出頭了！那小雞雖竟在外面賭起博，欠下了三百塊的債！」

「三百塊？是真假，讓我問明白吧！」她吃驚地說。

「好的！我們在對面咖啡店等你！告訴你們啊！那是斷債啊，有證有據，如果想強硬不還啊，哼，看看吧！」那瘦的強硬地說，把胖的拉了一位，兩人就過了對街的茶室裏。

「這是一個惡洽！我說過了，我不理！由你自己去吧！」老板竟想裝出幸災樂禍的說道。

「由我？錢呢？你不給？」她心軟了。老板又故意搖搖頭，態度是堅決的。他重坐下來，倒一杯茶慢閒地喝著，一壁在想。她是找不到錢的，他知道。如果去報警，也不是話，一來多麻煩，二來壞名譽，三來兒子以爲不必想出外了！這班人自然不會白放過他的。

「你真的這樣忍心？」她又无可奈何地說，帶著哀求的口氣。「兒子

雖壞，但也是我們的！我明白這是個教訓，不過，不過——」

「三百塊是嗎？我才不給呢，又不是我欠的！」

「兒子是壞，我知道，今後必須嚴厲教訓一番，可是，錢不還，兒子是要給人打死的呀！你想想吧！」她顯然在哀求了，眼光楚楚地瞧着老板冷酷的面。

「打死就算！唉，別囉嗦了，走走！」老板吼道。老板娘站了一會，忽然哭了。她哭着跑進房裏去了！

老板頭也不抬地擡起毛筆在寫賬。女人的哭聲從房裏稀稀傳出來，一點也沒擾亂到他。他是那麼冷靜，那麼無動於衷的。突然，他放下了筆，打開了抽屜。

「阿山，來！把這疊鈔票拿還他們算了！」他叫我，輕聲對我說，把鈔交給我。我不相信地瞧着他，他若無其事地一笑說：「這是一個很貴的教訓啊！」

我把鈔送過去時，心中頓覺得老板在我心中是另一個人了！他不單是個固執個強，言行一致的人，而是個胸襟寬宏，富有人性的人了！

六〇年十一月廿四日寫於咸省。



林 峰

林峯是星馬文學界的新血，是一位自學成功的職業青年，經常從事小說，散文及新詩創作。小市民，受薪階級，勞動人士都是他的題材，而且寫來樸素感人，極為生動。以「不幸者」等獲得讀者的讚賞。

不幸者

陳舊的廣福宮矗立在那條偏僻的小巷裏。

這座殘破破瓦的廟宇，四壁剝蝕的粉簪，染滿塵垢；歷盡滄桑似的它，已不復為世人所垂青了！

然而，在那牆腳的一隅，却臥着一個衣衫襤褸的行乞者。他那腫覺的草蓆；終年累月未曾更換洗滌的枕頭袋，已厚厚地抹上一層油膩。他赤着膊的上身，輾轉地臥在硬硬礫礫的土敏土地上，紊亂而複雜的心緒宛如脫了韁的狂駒，不停地奔騰，起伏；他拼命地蓋起眼眶，想抵禦一切意念的侵擾，然而他的辦法失敗了。

片晌，在他的耳畔依稀响起「拍，拍，拍，」的掌擊聲；唧唧的讚賞聲；低沉的譏刺聲；總之，是掀起了一陣子的騷動。現在充斥於他心胸的是如許的悲哀，傷感！於是撩起潛伏於意識底層的舊恨新愁，使他追溯往昔的一切不幸。

自從他呱呱墮地到這人世間來，年幼即失却怙恃，造物者將他安排在祖母含辛茹苦的撫養下長大；當他像一隻雛雞開始能夠獨立謀尋食物的時候，年邁的祖母竟跟他永訣，讓一坯黃土伴着老人家靜靜地安息！

是否造物者的播弄，抑是冥冥主宰中的安排？他的命運畢竟是可悲亦復可泣的——在這坎坷的人生旅途中，縱使他不是「命運」的崇拜者，然而他卻被「命運」之神所愚弄和擺佈。

三年前他服務於一家輪船公司，當一名碼頭「苦力」，那時該是他生活上的轉捩點。起初他是生活在閒遊浪蕩中，虛擲了寶貴的時光；生命是日積月累地在腐蝕。「人之初，性本善，」在某一種良好的社會環境影響下，他後來又逐漸地改變其不正確的人生觀——於是他正式脫離了那種毫無規律的荒蕪生活，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重新投身於神聖的勞働界旗下，以出賣勞力去換取生活上的所需。

熾烈如燄的短燭映照下，他健壯魁梧的軀體，敏捷如飛的步伐，整百來斤重數量的包裹，托在肩膀上，踏着那搖搖的獨木橋板上，來往如飛。

送禮

(一)

再過幾天，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又到了。

華人的禮節真多，一年裏頭就不知有多少回。而每際此佳節良辰，頭一件大事便是「送禮」，富人如此，窮人亦然，因為這是習俗呀！當然嘛，一二十塊錢的小賬，對於一個腰纏萬貫的富人家說來，正如「螻蛄咬象」不算得一回事！然而，類似我們這般家無隔日糧的窮人，却又是一樁傷透腦筋的事。

眼看著壁上的日曆，被孩子們紛紛地一張張地撕下時，心裏怪難受的，幾次欲將這般小傢伙叱止時，但猛一回想：要求的畢竟會來的，何苦把氣無端地發洩在無辜的孩子身上來呢？道理一思通，怒氣也就煙消雲散了。然而，依然怏怏於懷的是「送禮」這件事，它無時不彈地禁絕於我的腦際，迫得我近日常神志欠寧，工作之效率無形中大打折扣。

表舅母的這份「送禮」，這次無論如何都該像樣講究點，免得重蹈覆轍，像上一次那樣……

妻的這句話，近半個月來，幾乎天天如是，即使是臨睡前的那一剎，也都非要在耳畔咕咕一番不可，惟恐不如此我便會遺忘似的。

至於妻的這片苦心，當然我是瞭解的，其實，我較之她着急的成份，還要有過之莫及哩！爲了這位妻的賢表舅母——我現任職位的「尊卑人」的禮物，我幾乎夜夜失眠！

「人情緊過債！」實在的，這是一句絲毫不誇張的道理格言。

(二)

我並沒有忘記上一次的教訓。

哼！像這樣子的禮物，敢拿來送人，誰希罕呢！不是說大話，當日如果沒有我給他介紹呀，那個「財財」的職位，休想會落在他身上！我都說這個世界啊，有幾個是好人，還不都是「過橋抽板」嗎！

是幾個月前的一個節日的前夕。

半夜裏二牛忽患腹痛病，看情勢是相當嚴重，不然，像他這類頑皮的孩子是絕不會發出如此撕裂人心的近乎無聲的呻吟的！當時，妻和我都嚇慌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眼看孩子在床上痛苦萬狀地掙扎翻滾，一顆心就像被鐵用刀子割着一般！「遠親不如近隣」最後還是多蒙隣居的良鄰情急智生，替我們叫來了一部「的士」，把孩子送到×街的私人醫局裏，一針針一瓶藥水，加上來往的「的士」費，一共就花去整二十大元，財去人平安，一切無事。

第二天節日到了。少去了袋裏僅有的二十元，將面臨經濟崩潰的危機！家裏有吃無吃可沒人曉得，糟的是表舅母的那筆送禮費，仍未有得着落，不送嗎？不行的！因為數年來已成慣例；更何况表舅母這個人又是個小心眼兒的婦人呢？目前自己坐着的這把「財財」的交椅，算她是介紹人，萬萬得罪不得。

一絲利害關係的因素，使我下意識地泛起一個挽救的辦法：借！

紅着臉跟良鄰而借了二十元，一半即交給妻辦理表舅母的「送禮」。豈料竟意料之外的，妻睜着那雙烏溜溜的大眼睛，委曲似的接過那張紅老虎，說：「這怎麼够？」

「不够又有什麼辦法？難道讓那三個小東西，哭哭啼啼丟臉嗎？至少也得雇一隻小黃鸝呀！」妻對我的不諒解，教我沒好氣地頂上這麼一句。彼此又是一陣子的默然。

(三)

「禮物」送去了，節日也像過關一般衝過去了，雖然多負了一筆債。女人畢竟是比較能够瞭解女人的，妻果有先見之明：不出三天，表舅母果真嫌「禮薄」而在背後非議我們了，一大套的什麼「忘恩」啦，「貪婪」啦……

「吃了螢火蟲，滿肚雪亮！」表舅母之所以會說我們的壞話，不外是「禮物」的作祟而已，我和妻都明白，但俱三緘其口，沒表示什麼。

經過這次的教訓之後，對於人情世故多增一份的認識，尤其是「送禮」。

(四)

我不懂什麼「白駒過隙」這類成語的含義，但我相信日子的確過得很

快。

偏是外運當頭，一週前不爭氣的妻忽然竟害了一場大病！而原計劃用以「送禮」的一筆款子，也因此蕩然無存；但妻却舊事未忘地說：「這次表舅母的『送禮』應該講究點！」話中的用意，雖為我作想，不過，錢到底往何處覓呢？我簡直似「咽下吃黃連」，哭笑不得，唉！

（五）

幾日來的奔波，搞到我幾至精疲力竭，而事情仍未有頭緒，明天中秋節就到了，火熱眉頭煩死人！

「明，我看你不妨向公司裏先借看，不然又有什麼辦法？表舅母的為人你是……。」妻憂傷地以同情的口氣向我提議。

「好吧，讓我試試看，反正除此別無良策！」我顯得很矛盾，我沒有充份的信心。

（六）

黃昏消逝後，夜颯颯地來臨。

踏着自己短小的影子，沒有猶疑地朝向經理府上去，一股莫名的勇氣支配著我。

「經理，我想……先向你預支一點錢……因為……」。費了很大的氣力，我才咕咕地道明來意。

經理的面色很難看，我不由得心頭掠過一陣冷懣。

「這怎麼可以？公司裏從沒有此條例呀！」

「而，我知道，我知道，不過，家裏實在沒法子，我才敢冒昧，勞你經理通融，通融……」我幾乎像是哀求了。

「公司裏的任何條文，是絕對不許任意破壞的；這樣吧，以我私人的名義就例借給你三十元，到你才歸還我！」我們的經理並不像同事們描述那樣壞呀，我想。

「謝謝經理！」我彷彿看見那黑暗的天角又露出一道曙光。

（七）

我的一邊脚剛一跨進門簾，來不及喘氣，妻就搶先問道：

「明，有借到嗎？」

「是有有的，不過却費了一番唇舌和人情，唉！……」我掏出手帕抹

去額上的汗珠，一面將口袋裏的三張紅老虎遞給她；一面說：『二十元是「送禮」費，十元就留下作為節日的開支，節省節省過去就算了。』

「真幸運！……」妻的黑眸子閃着光，情深地對着我。

我故意地把視線避開，輕輕地舒了一口氣。

「人情緊過債！」我不期而然地喃喃自語。

重刊于六一年，七月，鹿抗，

後 記

興趣是常常把人拉攏在一起的。這本「四月。我們」就是我們在一起成長和紀念。

十二月在這裏，有一段漫長的假期；學校放了假，幾個不慣常旅的朋友機緣常聚了。這樣的生活是豐滿的。談談笑笑之外，我們常常就把它寫到文藝上。

一個明朗的晌午，我們聚在一株大樹下的露天咖啡座喝茶；游牧、慧賢又和我剛剛成了一桌四人會議。當談到最近香港出版的「新雨集」「五十人集」時，我們年青的心便激動和有所領悟了。

於是我們也決定出版一本合集。

按照我們的計劃，是收集北馬年青作者的作品，包括了散文、詩歌和三種文體，所以便有繁忙的工作了。

從希望到實現，其間當然經過了不少困難。如今這本「四月。我們」呈讀者面前，我們高興，我們也羞慚。

在「新雨集」中我讀到一段故事，就是關於法國著名作家左拉，莫泊桑的「米當夜會集」產生過程，更使我對自己的合集充滿信心。當然敢將自己淺拙之作與名家傑作相比，但將這本合集紀念我們的友誼的信心，我想，這不會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

其次，我們的作者包括了大山腳、居林、魯乃、西嶺、麻坡、太平、等地的年青人，在地方區域來說，是相當廣闊了；至於內容方面，當多的缺點。我們都是一輩籍籍無名的年青人，寫作經驗缺乏，所以待各方面的指教與批評。拋磚引玉，也就是我們出版這部合集的歸義。

一方面，我們更希望這只是一個好的開端，以後能有更多的合集出版。

現在，馬華文壇已不是沙漠了，只要努力，我們的花園，也不是渺茫變幻的了。

溫梓川先生提供的意見，曾文煌先生的畫像，使這本書生色不少，我們致以最崇高的謝意。還有周喚、葉清壽兄的接洽印刷，許多朋友的幫忙，我們也是衷心感激的！

一九六二年四月



定價 H.K. \$2.10

合集

四月。我们

忧草等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10 月 29 日